

十三經注疏

五十三



附釋音禮記註疏卷第十九

鄭氏註

孔穎達疏

曾子問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

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

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上郊社亦然佳嘗禘宗廟俟吉也。飯扶晚反下同不侑音又絕句下皆枚此駮音亂又仕與反

名反。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

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

曰廢亦謂風與陳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

哭奉帥天子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疏天子

至天子。正義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

祭禮以言之按特牲饋食禮祀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

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

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則其

又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酢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

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

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

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感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

既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

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

疏

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
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
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醑尸尸飮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
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禮所以然者
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而已是語辭也皇氏云已止
也。注既葬至吉也。正義曰經云祝畢獻上謂祝受獻祭
禮遂畢止不獻牲食以下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
為越縉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
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唯天地社稷為越縉
而行事何趙商之意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縉而行
事鄭答越縉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
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
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縉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
自啓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啓反哭當辟此
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畢若與啓反
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
踰越此縉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為越縉
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謂為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持
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
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

也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注帥循至亦然。正義曰帥循
也此釋註文以經云奉循天子按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
云奉循如天子謂諸侯五祀亦如天子故云謂五祀之祭是
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禮也今此諸侯祭社稷其禮與節制與
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按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
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准據君薨及
夫人之喪其能子所。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
祭得奉循天子者也。

既陳邊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
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
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
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具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
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
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屬也長知丈反下文諫長同士

之所以異者總不祭然則士不得所祭於死者

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

序三年之喪齊衰大功者以曾子問發者有幾孔子對云廢

者有九遂庶序九種之事一備言此大夫祭者謂祭宗廟

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注齊衰異

門到祭。正義曰今遭異門其齊衰之喪祭也。尸入三飯

不侑醑不酢而已矣。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

但三飯則上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

醑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酢而已矣。小功酌酒

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獻尸尸

主人主人乃停故云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

已矣。小功與總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

訖主人酌尸尸卒爵酢生人七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

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以賓長獻尸。若平常之

祭尸得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几尸

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几尸

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相南面佐食在室中尸西北面但主

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

而已矣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

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注云室中之事

謂賓長獻此小功總麻兼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

上廢則知內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按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

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總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祭

疏

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

直云大功以上皆發而廢

者有幾孔子對云廢

者有九遂庶序九種之事一備言此大夫祭者謂祭宗廟

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注齊衰異

門到祭。正義曰今遭異門其齊衰之喪祭也。尸入三飯

不侑醑不酢而已矣。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

但三飯則上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

醑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酢而已矣。小功酌酒

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獻尸尸

主人主人乃停故云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

已矣。小功與總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

訖主人酌尸尸卒爵酢生人七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

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以賓長獻尸。若平常之

祭尸得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几尸

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几尸

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相南面佐食在室中尸西北面但主

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

而已矣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

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注云室中之事

謂賓長獻此小功總麻兼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

上廢則知內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按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

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總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祭

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日妾死於宮中及大夫為貴

妾總麻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之屬皆不祭。士之所以異

者總不祭。孔子見曾參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

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加總小功二等合為

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總小功

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總小功不辨內外

一切皆發祭士輕故為輕親伸情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

祭所祭謂士祭祖禰而死者已雖為總祖禰於死者無服鼎

俎既陳則亦祭也。注謂若至昆弟。正義曰此等於已雖

服總而於祖禰則無服然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

祖禰為主母親於已服總於祖禰無服然此皆母親以父為

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已為小功能氏云亦廢祭也皇氏云

以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按經云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

服則祭據總為文似不閔小功故鄭以曾子問曰三年

總服辭之皇氏橫加小功其義非也。

曾子問曰三年

總服辭之皇氏橫加小功其義非也。

曾子問曰三年

總服辭之皇氏橫加小功其義非也。

曾子問曰三年

總服辭之皇氏橫加小功其義非也。

之奠此又此朝夕為大也各有所拍不嫌般名同也。注謂主人也支子別否。正義曰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於後無所復追祭故云否也。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以其有終疏曾子

至可乎。止義曰曾子又疑云聖人制受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異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又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為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許得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

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

不祭禮也言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疏孔子至禮

以答此所以不除意也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若過則不追舉是禮之意也。非弗至制也。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為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又引君子過時不舉

之事以證之過時不祭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沐揚思親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祭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為禮也若過時不祭如適子在者除君服後猶得行殷祭其四時之祭過時所以不追者假今春夏祭本為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追也且今年春復雖過時至明年會應復有春夏故當時則祭過時不禘前祭祥非為感時正是孝子為存親存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已伸孝心也。○曾子問曰君

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居家者因

於父母設事朔月疏孔子至夕否。殷大也孔子答云君

月半薦新之奠也。疏。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於

家以治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臣之適

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為父母治喪

故云朝夕否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

若父母之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恒在

君處。注。居家至父母。正義曰君薨既殯是君喪在前殯

曰君既啟口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

曰歸哭而反送君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疏

曰君至送君正義曰曾子上問既殯今問既啓故云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答曰歸哭父母而反往

送君既葬重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

居君所注言送至服也正義曰知既葬而歸者以言送君則葬罷而歸則不待君之虞祭也其君喪初與卒哭未知巨

往君所與云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考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知不私服者上友云有君喪服於

身不敢私服故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知不私服也

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

朝夕否其哀雜主於君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

夕否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妻也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適丁庶反疏

曰君至夕否正義曰前問君既殯及既啓而有父母之喪今問君未殯而臣有少母之喪如之何孔子答曰歸殯父母

訖反于君所以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故云朝夕否盧氏云歸殯反于君

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曰盧云歸哭父母而來殯君則殯君訖乃還殯父母

也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

於君正義曰以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君與親哀既半相雜君為尊故主意於君故尋常恒在君

所大夫至行事以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

之朝夕之奠有關若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

亦闕奠不可廢其大夫尊故遣室老攝行其事士甲則子孫

攝行其事注云大夫至其事正義曰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上文明大夫禮節此明婦人之進上君既

殯而歸有舅姑之喪大夫者卿之摠號內子者婦之適妻以前問君既殯有父母之喪此明君既殯後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

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文則不往君所
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
也悉同夫也○注內子至齊衰○正義曰按信二十四年左
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叔隗為趙衰妻是
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婦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若
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婦之摠號其妻亦物名為內子云妻為
天之君如婦為舅姑服
齊衰者此喪服文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

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誄蓋當由尊者成唯天
○誄力水反謂誄也行下孟反蓋音示徐又以二反

子稱天以誄之
誄制誄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諸
以真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

侯相誄非禮也
禮當言誄於天子也天
疏也○正義

曰此一節論誄由尊者出之事賤不誄貴誄累也謂賤不得
累列貴者之行而為誄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誄如此
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誄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誄表
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各欲光揚在上
之美有重實事致不為也○注天子稱天以誄之者諸侯及
大夫其上猶有尊者為之作誄其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

故唯為天子作誄之時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
事也○諸侯相誄非禮也者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亦為
不可故云諸侯相誄非禮也既賤不誄貴按襄十三年左傳

楚子囊為其王作誄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此不言君臣兄
弟而言貴賤長幼者廣包餘人非唯君臣兄弟而已○注以
其至南郊○正義曰按鄭之時說公羊者而為此言故曰
通云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誄之者為人臣子莫不
欲褒大其君淹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注禮當
至之蓋○正義曰按白虎通云君薨請誄山子赴告於天子

大子唯遺大夫會葬而誄之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戊
請誄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大大當請
誄於君則諸侯理當言誄於天子云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誄
者按大史職云小喪賜誄鄭云小喪卿大夫
也即大夫言賜之誄明誄明諸侯之喪亦然○曾子問曰

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押從君薨其入如之

何
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
棺曰押其餘可死乃且也○疆居良反押薄層反親身

孔子曰共殯服
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
直經散帶垂墜時注人所服共

謂也

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共殯音恭。注同下必刃反首經七餘反下大結反散息但反則子麻

弁經疏衰非杖。杖者為已病。弁皮彥反極其又入自闕升自西階。闕謂

反如爵如或作加器也為已音以。入自闕升自西階。謂

毀宗也。極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

禮相變也。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極。謂君已小斂也。

括髮者行遠不可入自門升自阼階。親未入在指不忍異

君大夫士一節也。疏。曾子至節也。正義曰此論諸

問夫子云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其出之時以三年之戒以

有備令其入也如之何。注其出至其也。正義曰按王制

云斂紛衾冒死而后制此云戒備謂衾者熊氏云此言三

年之戒謂衾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為之。云親身推曰

擇從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寸擇四寸從外嚮內親身也

檀弓注云擇堅者之言也謂擇雖親身天子擇內猶有水兒

也謂除擇之外大棺與屬若在家年老亦死前為之今出疆

時一斂之後主人從極而歸則其家謀共主人殯時所著之

服謂布深衣首經散帶垂也於時主人從極在路以指極未

守未不忍成服於外唯著麻弁麻布也謂布弁布弁之上而加

環經。注此謂至具焉。正義曰知此謂大斂者以下文云

如小斂故知此謂已大斂也云殯服謂布深衣首經散帶垂

按士喪禮云小斂首經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

成服以來其服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首經散帶垂其首服

冠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

焉。大夫加素弁云其餘殯事亦皆具焉以殯不可闕故知具

杖。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也足著非屨非謂屨履也其身

已病者拄杖故云疏衰非杖也。注推極至已病。正義曰

按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喪在外仍著麻弁疏衰故知不

忍成服於外也云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者布弁謂吉

布十五升與子麻衰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經者雜

記云小斂環經也云布弁如爵弁而用布者按檀弓云周

人弁而葬設人卑而葬是設之祭冠明弁經沙周之祭冠
故知爵弁也云樹者為已病者。以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
未成而已故云為已病也。入自闕升自西階謂柩入宮
之時設殯宮門西邊牆從柩而入其升堂之時自西階而升
必西階者以柩從外來如似賓客故就西而升階就客位也
。注闕謂至變也。正義曰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也謂毀
此宗廟之牆其如空闕故謂之闕云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
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正柩於兩
楹之間然後即位注云正柩者象既小斂奠於堂也於此之
時服殯服也云既塗而成服者謂既塗既畢而成服也。云
毀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檀弓云毀宗躡行毀道
也既云毀宗始云躡行是先毀宗後躡行也是從內而出故
云毀柩出毀宗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上之所言謂大斂之
後此所謂示大斂當小斂以後之節則子首不著麻弁身不
服疏衰唯首著免身著布深衣而從柩也。注謂君至無飾
正義曰按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深衣故知小斂主
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髻髮今著免者以在外遠
行不可無飾故著免也。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柩入之時
猶如生也。君大夫士一節也。言上來從柩之儀更無尊
卑之異非但君死於道路亦然諸侯與大夫士一等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

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

俟子遂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曾子問曰

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

遂既封改服而往封亦當為窆改服括髮徒洗布深衣

注音變彼驗反涂音徒反初疏曾子至而往。正義曰此

洽反柱而審反又而鳩反一節論君葬在路遭父母

喪或父母葬間君喪之事。注遂遂至君也。正義曰以經

云遂既封而歸今君喪既引在塗而言遂故知遂送君也。又

云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君待封實既畢必在子還之後

封亦至至尊。正義曰禮親始死并緇小斂始括髮今臣間

其并緇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知葬時者

免者以雜記云非從極與反哭。曾子問曰宗子為

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

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祝曰孝子其為

介子其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

偽反下注為有異居為無疏曾子至常事。正義曰此

曰同介音界副也下同。以上至之家。上牲謂大夫少牢也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

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禘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

也。以廟在宗子家故也。注貴祿至少牢。正義曰用大夫

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

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禘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

與宗子同祖禘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禘也但庶子

為大夫得祭曾祖廟已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

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上牲宗子為祭也若已

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禘廟其祖及

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為祭若已

是宗

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禘廟於已家則亦寄立曾

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為祭此大夫者謂諸

侯大夫故少牢知此是諸侯大夫者以下文云宗子有罪居

于他國言他國則是據諸侯也以文相連接故知此大夫是

諸侯大夫也。祝曰至常事。宗子祭時祝告神辭云孝子

其孝子謂宗子也其是宗子之名介子其介子謂庶子為大

夫者介副也其是庶子之名也薦其歲之常事告神止稱宗子

其時庶子身在祭位必知庶子在者以經云祭於宗子之家

是大夫就宗子家而祭也。注介副至祭然。正義曰上云

庶子為大夫此亦當云為庶子。其介介子其者庶子卑賤

之稱介是副二之義介副則可祭。若宗子有罪居于

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其使介子

其執其常事此之謂宗子攝大夫。其祭也攝主不

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辟正主厭厭餘神也

祝酌奠奠之日饗是陰厭也尸謏之後徹薦俎設於西北

俎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續為振

不綴不綴主人也不綴祭謂今主人也綴周禮作鹽不配
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厭本或作厭於豔反注下皆同
綴注作墮同許垂反徐又况垂反注同辟音避下同飲
於去反謾色六反起也。音對只東論反綴古唯反。布

莫於賓賓莫而一舉。北賓莫謂取脾莫於薦南也
此酬之始也莫之不率。不歸肉。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
旅。解之破反宗林音十八。歸如字徐其位

其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
某執其常事使某告。其辭如字告也。疏。若宗至其辭
下及注同昭穆常遇反下音木後放此。正義曰此一節
以曾子前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未孔子答畢更為曾子廣
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為大夫在家法其祭之禮按少
牢饋食司宮筮于與設饌畢祝酌奠于鉶南主人西面再拜
曾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
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所謂配也今攝主則不配少
牢又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執祝前之辭而祝命尸授

尸取道揆于醢祭于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綴祭也尸
飯十。一飯訖主人洗爵酌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
取黍稷肺授主人所謂綴祭也今攝主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
北面。綴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永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所
謂綴也今攝主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永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所
食訖主婦獻尸及祝佐食訖乃賓長獻尸尸爵止未飲主人
主婦主相致爵訖尸乃飲止爵以酢賓賓飲訖賓獻祝及佐
食洗酌致于主人主婦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獻眾
賓訖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酌西方之尊以酬
賓主人尊爵于賓之薦北賓取爵東面奠于薦南而所謂布奠
於賓也今攝主主人奠於薦北賓取爵東面奠于薦南而所謂
人獻長兄弟又獻眾兄弟訖長兄弟加爵於尸眾賓長又加
爵於尸訖似子舉奠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
兄弟酬眾賓眾賓酬眾兄弟所謂旅酬今攝主不旅酬也特
牲云旅酬之後無筭爵無筭爵之後祝告利成尸起主人降
佐食徹尸薦短設於西北隅所謂陽厭今攝主不為此陽厭
也。注此之至大夫。正義曰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
大夫雖宗子也。攝主不厭祭。正義曰此宗子有罪出在
他國庶子既為攝主不敢備禮故於祭未不為陽厭之祭也

十一

所以不為陽厭者陽是神之厭飲所攝主謙退似若神未厭
也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為旅酬
不攝正主故不敢受福是以主人受福福是將欲受福先為
初尸未入之時祝告神辭曰以其配某氏備告考妣今攝
祭初逆陳之必逆陳之者皇氏云以其攝主非正故逆陳以
見義也注皆辟至某氏正義曰以其無尸設饌欲神之飲
饌而厭飲是也云厭有陰有陽謂一祭之中有此兩厭下
文有陰厭有陽厭是也云迎尸至陰厭也約少牢特牲禮
文祝酌奠者謂祝酌奠於釗南且饗者祝奠訖且復以饗
告神也是室與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設之後佐食徹尸之
薦溫設於西北隅得尸明白之處故曰陽厭今攝主不厭謂
不陽厭也其所以然者厭是厭飲凡厭是神之飲饗也云尸
至陽厭也其大夫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也下大夫
不賓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為繹祭亦有陽厭也
故詩云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謂天子之禮天子既爾諸
侯亦然此謂下大夫攝也禮有陽厭以其攝主故闕陽厭若
上大夫本無陽厭可闕知比不厭者不陽厭此皆逆陳於祭

禮記卷之九

十一

未者先言故知不陽厭也云假讀為暇至主人也以古旁之
暇是福慶之辭少牢云撮于主人撮字古旁為之祭禮雀主
人受暇故知不撮不撮主人也云不撮祭謂今主人者謂欲
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故曰撮祭尸與主人
俱有撮祭今攝主則不撮也所以然者凡將受福先為撮祭
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撮也若少牢禮云祝出迎尸尸
入即席坐而祝命尸撮祭尸取道及黍稷肺祭于豆間是謂
之撮祭撮是減毀之名尺與主人俱有撮祭也云今主人者
謂今攝主人也云撮周禮作墮者以撮是撮安之義墮是減
毀之名故從於周禮墮為正守禮云既祭制藏其隋是也云
云不配者至某氏謂祝辭直言薦歲事於皇相伯某不云
以其配某氏某氏者其配之姓也若云某妃姜氏子氏之
類也○布奠至不舉謂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朋東面主
人布此奠爵於賓之北○賓奠而不舉者賓坐取薦此之爵
真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則不旅酬之事而更別言
者以上文摠云祭祀是主人之事自此以下更別論賓禮有
闕故重言之○注布奠至止旅○正義曰此皆特牲禮文云
此酬之始也者按特牲禮云賓奠之後生人獻眾兄弟內兄
弟訖乃行旅酬故云此酬之始也云奠之後生人獻眾兄弟內兄
旅酬之事而不為也○不歸肉者歸饋也謂不歸俎肉於賓

也。○注肉俎至其燕。○正義曰賓客正祭諸助祭之賓客各使歸俎今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故注云諸與祭者留之共燕。○其辭至其辭。○正義曰非但祭不備禮其若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子在彼國不得親祭故使其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其某辭。○注辭猶至之辭。○正義曰云宿賓之辭按特牲云乃宿尸注云宿讀為肅肅准也進者使知祭日當來下云宿賓故云宿賓之辭。○云與宗子為列至而已。○若同列者云宗兄若宗弟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但謂之宗子故云而已。

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

有子孫存不可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

為壇以時祭不祭于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壇大州反下注同注或作墀音善遠徐于萬反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言祭於家宗子

死稱名不言孝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稱尺證反身

沒而已以稱孝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

若義也禮祭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

祭也首本也誣疏曾子至祭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庶子問至以祭乎。論曾子以孔子上文云宗子有罪居在他國庶子為大夫得在本國攝祭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以否故問之。孔子曰祭哉者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故注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之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者宗子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惟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注不祭至正主。正義曰所以不祭于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卑賤遠辟正主。正義曰謂宗子也據鄭此言宗子去在他國謂有爵者若其無爵在家本自無廟何須云不祭廟辟正主也鄭必知是有爵者以經云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庶子云無爵明宗子是有爵此宗子去他國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注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若宗至於家。○孔子上為曾子說宗子

也。○注肉俎至其燕。○正義曰賓客正祭諸助祭之賓客各使歸俎今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故注云諸與祭者留之共燕。○其辭至其辭。○正義曰非但祭不備禮其若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子在彼國不得親祭故使其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其某辭。○注辭猶至之辭。○正義曰云宿賓之辭按特牲云乃宿尸注云宿讀為肅肅准也進者使知祭日當來下云宿賓故云宿賓之辭。○云與宗子為列至而已。○若同列者云宗兄若宗弟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但謂之宗子故云而已。

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沒謂告於所祭之墓而后祭於庶子
無爵者之家也。注言祭於家容無廟也。正義曰從上以來
雖據宗子有爵而言其廟在家。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
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
子之家。是容宗子之家無廟故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
爵不合立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
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
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故也。宗子死稱名
不言孝。宗子既死庶子其祭之時告神但稱其名不得稱
孝。辟宗子也。注孝宗至常事。正義曰上文孝子其使介
子其孝子是宗子之稱。今直言名不言介若宗子在得言介
子其今宗子既死身又無爵復稱名不得稱介故但言子其
薦其常事身沒而已者其不稱孝者惟已身終沒而已。至其
子則稱孝也。注至子可以稱孝。正義曰以庶子合稱孝
者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
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以此。以其禮無正文故孔子引子
謂順於古義故云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
也。注首本也。誣猶妄也。正義曰謂今日世俗庶子祭者
不尋本義之道理為此祭故云誣於祭謂妄為祭之法不依

禮○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為若厭祭亦

可乎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

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有子以

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與不成孔子曰有陰厭

祭何謂陰厭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曾子問曰殤不祔

祭何謂陰厭陽厭祔當為備聲之設也言殤乃不成人

祭何謂陰厭陽厭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

祭何謂陰厭陽厭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

祭何謂陰厭陽厭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

祭何謂陰厭陽厭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

祭何謂陰厭陽厭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

祭何謂陰厭陽厭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

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死者故云無益云無用為者無用為
此尸一辭云無用為者無用此之為是助語。若厭祭亦
可乎。若如厭祭之時亦應可乎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未
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厭果神如此之時其
理亦耳注云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孔子
答祭以成人之喪者必須有尸以成人之喪威儀具備必須
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
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
為人父之道不可無尸。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年若幼在
弗成也者蓋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厭而
已。是將成人與殤同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孔子答
問已了更起別端辯祭殤之禮其處有異故記者又言孔子
曰其祭殤有所陰厭者謂適殤也。有於陽厭者謂庶殤也。
曾子至陽厭。正義曰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厭有陽厭不
辨孔子之旨謂言祭殤始末二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
成人之時有此二厭殤不附祭附備也。謂祭殤簡略何謂備
有陰厭有陽厭也。注附當至不備。正義曰知禘當為備
者按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附食。今云殤不附祭與
小記文乖故知附當為備備附聲相近故云。云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

言殤至陰厭約特牲少牢禮文當設饌於西南與尸未入之
前也云尸謾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者當祭未謾徒
也謂尸起。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
也。族人之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疏。孔子至後也
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疏。正義曰孔子
更為。注。若宗子為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之
後。注。族人至其禮。正義曰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之
理。不可。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
者。則代之。凡宗子為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為後不以父服服
之。知。注。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其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
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
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中
殤小功衰三月有下殤小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
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總。麻。之。親。者。成。人。及。殤
皆。與。絕。屬。者。同。故。喪。服。記。云。宗。子。孤。為。殤。而。死。者。大。功。衰。小
功。衰。皆。三。月。據。與。宗。子。小。功。以下。及。無。服。者。長。中。殤。則。大。功
下。殤。則。小。功。又。云。親。則。月。筭。如。邦。人。則。知。注。是。也。此。是。族。人
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云。明。不。序。昭。穆。立。之。者。為。父
宗子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

也云代之者主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殤死明代為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其子只祭特牲凡殤則特豚自卒

哭成事之祭殤不舉無所組無玄酒不告利成凡殤則特豚自卒

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卒肺脊所組是謂陰

厭是謂陰厭也○注是宗至如之○正義曰其卒哭成事之後

祭之以特牲○注尊宗至吉祭○正義曰士祭成人特牲今

宗子祭亦特牲故云尊宗至吉祭○正義曰士祭成人特牲今

祭者擗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熊氏云殤

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附與除

服也便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便言殤與無後者之祭不

知何時休止未有聞焉經云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

成人降用特豚也○祭殤至利成○謂祭此殤時不率肺以

其無尸故不舉肺脊○無所組者所是尸之所食歸餘之組

以其無尸故無所組○無玄酒者若祭成人則有玄酒重古

之義今祭殤既略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謂祭畢今既無

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供養之禮成也○注此

其至尸者○正義曰以經云不率肺無所組不告利成此三

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為故云此其無尸也玄酒之設

本不為尸所有祭殤略無玄酒是降也故云及所降也云率

肺脊所組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按特牲少牢尸將食率肺脊

又云上佐食設所組初載心舌所者敬也主人敬尸之組又

云無弄爵祝東面告利成率肺脊所組利成之禮並施於尸

謂陰厭也○注是宗至如之○正義曰其卒哭成事之後

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為殤而死不顯大小政知凡宗

子殤祭之禮皆然是以小宗為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拍

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

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為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為後

若非殤則得為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

子孫為後若立兄弟為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

嬰齊者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

嬰齊者為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

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

九殤與

謂陽厭

凡陽謂

無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

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祢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

之道也無廟者為禫祭之親者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

室之白尊於申公房異於宗子之為陽當室之白謂西也陽得

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

子之適亦為戶陽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

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士以下祭子而上適丁晉反下

同如有昆弟一本凡陽至陽厭○正義曰凡陽謂非宗

作加有共其室日恭子之適故云凡陽無後者謂無子之

身無子孫為無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內親祭於宗子之家祖

廟之內不敢立成人之親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為之

設尊於東房以明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注凡陽至而止○

正義曰謂無子之適子為陽而死此無子之適一句與下文

為親即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或昆弟之子皆謂宗

子親昆弟所生之子是適其昆弟是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

故云庶子之適云或從父昆弟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

故云或從父昆弟云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皆謂也而

有昆弟謂宗子之親庶兄弟與宗子同相今既無後祭之當

於宗子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亦是庶子與宗子同○

曾祖祭之當子於宗曾祖之廟凡陽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

當於宗子父廟三一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

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陽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

凡陽謂

無子之適也

或昆弟之子

或從父昆

弟之子

祭於宗子

之家者為

有異居

之道也

無廟者為

禫祭之親

者其牲物

宗子皆主

其禮當室

之白尊於

申公房異

於宗子之

為陽當室

之白謂西

也陽得

戶明者也

明者曰陽

凡陽謂

無子之適

也或昆弟

之子或從

父昆弟之

子祭於宗

子之家者

為有異居

之道也無

廟者為禫

祭之親者

其牲物宗

子皆主其

禮當室之

白尊於申

公房異於

宗子之為

陽當室之

白謂西也

陽得戶明

者也明者

曰陽凡祖

之道云無廟者為卑 祭之者士立二廟若祭諸父當宗子曾
祖之廟宗子立是士但 有二廟無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為神祭
之推此而三曰大夫立 三廟無大祖者其祭諸父得於曾祖廟
也其立大祖廟者其 祭諸父當於曾祖廟曾祖無廟亦為卑
祭之云親者其牲 物宗子官主其禮大功雖有同財之葬
其經營祭事其牲牛之 屬親者主為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
故云親者其牲物就 宗子之家祭其祖祢故云宗子皆主
其禮云當室之白 尊於東房以宗子之殯祭於室與今祭凡
子之殯於西北隅又特 牲云尊於戶東注云室戶東按上文宗
人同則其尊亦設於 室戶東今祭凡殯乃尊於東房故云當
室之白尊於東房豈 於宗子之殯也云宗子之適亦為凡殯
者以上經云宗子為 殯而死據宗子身殯不論宗子適子也
此明宗子適子父 繼是適其子殯死亦為凡殯以其更無別
文故知與凡殯同 云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唯此等殯死
及宗子昆弟之子 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唯此等殯死
祭之過此以外皆 不祭也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並祭
法文彼注云祭適 殯於廟之與謂之陰厭是天子諸侯祭適
殯於其廟與彼注 又云王子公子祭其適殯於其黨之廟大
夫以下庶子祭其 適殯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

是王子以下 及大夫等祭其適殯皆為凡殯也彼注又云凡
庶殯不祭以 其身思庶若其成人無後則祭之則上文無後
昆弟及諸 父是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壝日有食之

則有變乎且 不乎 壝道也變謂異禮○壝古
鄧反且如字徐子餘反○孔子

曰昔者吾從 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壝日有食

之老聃曰立 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

反而后行 曰禮也 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
變日食也反復也○從才用反又

也日有食之 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

也日有食之 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

而舍奠大 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舍奠每特
舍奠行主

而舍奠大 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已上也數 讀為速

而舍奠大 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朝直遙反使色吏。夫極。蚤出不莫宿。侵晨夜則近茲寇。

蚤音早莫音暮。見星而行。日唯罪人與奔父母。

之喪者乎。日有食之。知其不見星也。為無月而慝作。

且君子行禮。少以人之親。疇患也。疇病也。

吾聞諸老聃云。吾聞諸老聃云。吾聞諸老聃云。

疏。曾子至。曾子至。曾子至。曾子至。

食之則有變常禮而傳住乎且。孔子至禮也。

於巷黨。遭日食之事。老聃令止。動既待日食光明反。廻而後引。

東為右也。按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此既推行而

禮行相左者。以其遭日食之變。止也。出停極在道東。北嚮對

南嚮。行人為交相左。反葬至行。或。立反問老聃云。夫極

務於速葬。不可以迴。反今日有合。今。就道右不行。不

知其日食。休已之。連。既不知。且。連。遂。遂。至於夜

莫則言。如行。或言。豈如早。行。為。勝。哉。言。當。疾。行。以。至。於。墓。是

其吉辰也。夫極至店。患。唯。罪。人。及。奔。父。母。之。喪。見。星。而

行。今。若。今。極。見。星。而。行。便。是。輕。也。人。親。與。罪。人。同。非。但。輕。薄

人。親。且。君。子。行。禮。之。時。當。尊。人。後。已。不。可。以。人。之。親。疇。患。也

病也。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故注云

而。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意。者。言。日。食

也。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

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復始也。招。君。子。復。又。如。字。孔子曰。善。乎。問。之。也。難。明。也。自。卿。大。夫。一。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謂。也。公。館。若。今。縣。官。官。也。官。所。

為君所命疏曾子至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人臣死招魂復魄之事。自大夫

孔子又為曾子釋私館公館之義。私館相傳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為者，與及

也。謂公之所使為命，停舍之與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舍之與，即是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曰公館。若

今縣言官也。鮑澣問曰：注此云公所為君所命，使舍曰者，注

難記云：公所為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曾子問

大夫館於王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為也。

曰下塲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

土周聖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聖，用葬於園中，以其去

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與尸之牀也。以繩緝其中，央又以繩從

兩旁，鈎之，以機舉尸，輿之以就。而為葬焉。塗，近也。耳，輿

械或為餘機。邇，音尔，近也。即本又作聖子栗反。下同。本

又作細。古音反。一音占。恒反。鈎，本

又作拘。古侯反。斂，力驗反。下同。

今墓遠則其葬也

如之何乃遠其葬當與其拱手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有史佚有子而死下

塲也墓遠蓋欲葬墓如長旌，從成人也。長塲有送葬車

所不知。佚音逸。長丁丈反。下曰則指

古患反。下文指斂衣指注指謂百同。

召公謂之曰何

以不棺斂於宮中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

則葬當斂之。召本又作邵。同上。照

反下

史佚曰吾敢乎哉也。乃只公言於周公。佚問

同。

不可言是豈於禮不可不

許也。周公曰豈絕

下塲用棺

於禮不可絕句。

史佚行之

於禮不可絕句。

衣棺自史佚始也

於禮不可絕句。

疏曾子至始也。正義曰

此一節論葬下塲之事

既見時所行與古禮異，故舉事

也。士周擅弓所云夏后氏之聖

喪故云下塲土周也。葬于園

可葬於成人之墓，亦周而

曾子問曰下塲土周。曾子

而問也。下塲謂八歲至十一

周是也。周人用特葬下塲之

者園圃也。下塲去成人遠。

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

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

事禮也古凶不可孔子曰尸弁冕而出為君尸或

或有為大卿大夫士皆下之見而尸必式禮之必

有前驅為辟道疏曾子至前驅正義曰此一節論

之何曾子言卿大夫或為尸而已受宿齊戒而門內有齊

待事禮也者此答曾子云且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所

以出於公館者以祭是吉吉凶不可同處也孔子曰尸冕

而出此孔子因曾子上問為尸之事遂為曾子黃誦事尸之

法故此直言孔子曰無曾子問辭此篇之內時有如此皇氏

以為無曾子問者後馮脫漏非也注為君至士者正義

曰按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視有為士者當

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

服言之大夫者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大夫耳按儀禮持

衽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

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

服人君借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卿大夫士皆下之者

謂尸或出於道路其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者

而尸當馮式小僮以敬之必有前驅子夏問曰三年

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

與疑有司初便之然孔子曰夏后氏三年

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還其

則卒哭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

此之謂乎二者怒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

非與疑禮當孔子曰五音聞諸老聃曰昔者魯

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伯禽周公子也於魯有徐戎作

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

之作費誓。難。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

也。時多攻取之。疏。子夏至先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不

也。兵言非禮也。奪孝子情之事各依文解之。子夏問

曰三年之喪至初有司與者子夏以人遭父母三年之喪立

哭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辭辟為是禮當

然與為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注致事至致事。正義

曰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親親慙慙君事不敢久留故既

殯致事還君般人漸文思親既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

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

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般既葬後代則遂以此

惟之故知周卒哭也。記曰至謂乎。解人臣喪親在上君

子許之致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之喪在上君子許其

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也。已情怨彼也據君許

於下也亦不可奪親者謂人臣遭親之喪若不致事是自奪

思親之心也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求利祿此謂孝也

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

不許情記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故云此之謂乎。主二者

奪人之親是君忠怨也解不奪人之親已既思親以已方人何可

不致事不能念親今既致事是不奪思親之情是其孝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而

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

其於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豈非禮也與疑

附釋音禮記註疏卷之十九

附釋音禮記註疏卷第二十

文王世子第八

○陸曰文王周文王昌也鄭云以其善為世子之禮故著謚號標篇言可

法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也為世子時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此篇之內凡有五節從文王之為世子下終文王之為世子也為第一節論

文王武王為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從凡學世子至周公踐阼為第二節論在上教下說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

序并明三王教世子又更論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自庶子之正於公侯至不翦其類為第三節明庶子正墜

族人燕飲及刑罰之事殊於異姓又更覆說殊於異姓之義自天子視學至典于學為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三老五更

并明公侯伯子男及歸養老於國自世子之記以終篇未為人所行故更明尋常世子法各隨文解之

禮記

鄭氏註

孔穎達疏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三皆曰朝以其禮同○朝直遣反三

如字又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

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吏直日矣○

衣徐於既反又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孝子恒兢兢○及日

中又至亦如之

又復也○復扶又反

及莫又至亦如之

莫

也○莫音暮注及篇未皆同○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

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節細明居處故事履踏地也○蹈徒報反○王

季復膳

飲食安也

然後亦復初

憂解○解初○正義

曰案緯候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謚之曰文則為世子之時未得為文王也記者於後追而書之下記世子朝

父母每日唯二又內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入而夕者朝禮具夕禮簡故言夕今三皆曰朝者以其禮同故通言朝

凡常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今文王朝於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也○食上必

三者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也○食上必

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上時掌友。煖乃管反徐况煩反。食下問所膳

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也。原再。

也。勿有所用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未。武王

二曷反應應對之應為于偽反飪而審反生孰之節。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庶幾程式。文王有疾武

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梳本亦作脫又。文

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箴。

本亦作一飯扶晚反下及篇末皆。旬有二月乃間間猶。

同箴本亦作誠之林反勝音升。旬有二月乃間間猶。

○瘳丑由。疏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至乃間。

反差也。○正義曰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箴饌而

下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何食膳宰答畢文王又命戒

膳宰云未有原末無也原再也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

無得使前進之物而有再進膳宰應曰諾然後文王乃退反

其寢也。○注末猶至其寢。○正義曰末微末故為勿也原再

也釋言文云為其失飪臭味惡也者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

故為失飪臭謂氣也言氣之與味皆惡也故云臭味惡云退

反其寢者以來至王季寢門外今云退故知退反其寢謂文

王私寢也。○注庶幾程式之帥猶也。○正義曰案爾雅釋言

云庶幾尚也是庶幾為莫尚之義程式之者程是程限也式

是法式言武王慕尚文王以為程限法式帥猶也釋言文經

云不敢有加焉者以武王伐紂功業既成恐有踰越文王之

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上時掌友。煖乃管反徐况煩反。食下問所膳

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也。原再。

也。勿有所用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未。武王

二曷反應應對之應為于偽反飪而審反生孰之節。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庶幾程式。文王有疾武

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梳本亦作脫又。文

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箴。

本亦作一飯扶晚反下及篇末皆。旬有二月乃間間猶。

同箴本亦作誠之林反勝音升。旬有二月乃間間猶。

○瘳丑由。疏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至乃間。

反差也。○正義曰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箴饌而

下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何食膳宰答畢文王又命戒

膳宰云未有原末無也原再也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

無得使前進之物而有再進膳宰應曰諾然後文王乃退反

其寢也。○注末猶至其寢。○正義曰末微末故為勿也原再

也釋言文云為其失飪臭味惡也者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

故為失飪臭謂氣也言氣之與味皆惡也故云臭味惡云退

反其寢者以來至王季寢門外今云退故知退反其寢謂文

王私寢也。○注庶幾程式之帥猶也。○正義曰案爾雅釋言

云庶幾尚也是庶幾為莫尚之義程式之者程是程限也式

是法式言武王慕尚文王以為程限法式帥猶也釋言文經

云不敢有加焉者以武王伐紂功業既成恐有踰越文王之

其間有空隙病故云間猶瘳也瘳是疾減損也。文王謂

武王曰女何夢矣間後容卧。女音汝後同。武王對曰夢帝

與我九齡帝天也。○聆音。文王曰女以為何也

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撫猶。

言君王則此。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齒齒亦齒

也我百爾九十五吾與爾二焉年天氣也齒人壽之

祥也文王以勤憂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二者明傳

直專○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曰終

終其疏○文王至而終○正義曰文王疾瘳武王得安睡文

言而與我也文王語武王云天既與女九齡之言女以九齡

為何事也武王曰齡善也是福善之事西方有九國未賓既

夢得九種齡善善君王其終撫諸撫有也諸之也言王終以有

齒亦為齡天既與女九齡女得九十年之祥是我為百歲爾

為九十五吾與爾三焉言我於百年中與爾以三年焉皇氏云

從齒解為鈴鐸謂天以九箇鈴鐸而與武王編驗焉本齡皆

言而與武王不知幾是何事故文王不審云女以為何○注

命之後者文王繼王季為西伯是說之諸侯不台稱王今武

王謂之君王故知受命之後也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實

虞芮之訟一年伐鬼方二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者

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書序云殷始啓周鄭注云紂聞文王三

伐皆勝而始畏惡之囚於羑里二伐者謂二年伐鬼方二年

伐密須四年伐大夷則被囚在四年之末五年之初於時必

未稱王若其稱王反叛已露紂何肯囚復釋之是知於時必

未稱王也書傳云五年伐者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

獻寶而移文王文王出則紂黎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

論伐崇是類是禡行天子禮比云稱王在受命之後者謂受

命六年之後也受命者謂受赤雀丹書之命故中候我應云

赤雀入鄆止於昌戶受命之時已三分有二今云西方有九

國於時未賓則非有二分諸侯也或以為庸蜀羌豳微盧彭

僕之徒未知定是荷國也○注年天氣也至成之○正義曰

爾雅釋天云周曰年年稔也稔孰謂歲穀一孰是年為天氣

也大戴禮云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齒齒是人壽之數也又年

穀一孰而零落人之年老齒亦零落是年之與齒俱有齒落

之義云文王以勤憂積壽者以文王當紂暴虐之時以知勤

憂積壽也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是勤

憂也云武王以安樂延年者以武王承文王之業故安樂延

年詩魚麗美萬物盛多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也年壽之數賦

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畧刻文王九十七武王九

十三天定之數今文王云吾與女二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

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此乃教戒之義訓非自然之理○

成王幼不能蒞阼。蒞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

作益也。周公相踐阼而治。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

直吏反。下注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

之法使與成王若而享

之。抗若浪反。長。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

王世子之道也。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文王之

為世子也。事。疏。成王幼不能至子也。正義曰：武

人君之事，周公乃輔相成王，令成王且在享享世子之道，周

公代成王踐履阼階，攝王位而臨天下，乃具享世子之法於

伯禽，伯禽奉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使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者，若成王法

效伯禽不能備具而有過失，周公則撻伯禽責其不能以

世子之禮教成王也。必如此者，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文

王之為世子也者，從篇首以至於此，是文王之為世子及武

王成王之法，其武王成王為世子之禮皆上法文王，故以文

王之為世子摠結之也。注蒞視至之事。正義曰：案鄭注

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

喪二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

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

捕周公之屬，當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

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

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是代居

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宜，享士謂司

也。孝戶孝反，教也。下小宗正，享于篇

師。享，戎享舞于戚，同。饗，息，反。後同。春，夏，學于干戈，秋

夕，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矛戟也。干戈，萬舞

象武也。用動作之時，享之羽籥

也。正義曰：經云周公相踐阼而治，知非周公輔

相成王。今云踐阼而治，必知周公代成王履阼階者，以明堂

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是代居

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徒論俊選所升於享者

也。孝戶孝反，教也。下小宗正，享于篇

師。享，戎享舞于戚，同。饗，息，反。後同。春，夏，學于干戈，秋

夕，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矛戟也。干戈，萬舞

象武也。用動作之時，享之羽籥

也。正義曰：經云周公相踐阼而治，知非周公輔

相成王。今云踐阼而治，必知周公代成王履阼階者，以明堂

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是代居

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徒論俊選所升於享者

也。孝戶孝反，教也。下小宗正，享于篇

師。享，戎享舞于戚，同。饗，息，反。後同。春，夏，學于干戈，秋

夕，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矛戟也。干戈，萬舞

象武也。用動作之時，享之羽籥

用安靜之時學之靈植以為春教
但干與戈用與箠舞時相對之物
右手秉翟則秋夕用箠同教春夏
摻年二十升大學者也。注四人
秋冬亦學以用箠者此箠師云教
用箠箠是箠師既教戈又教箠此
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道職至秋
樂正樂師也者諸侯謂之小樂正
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
但此經難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
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
舞者謂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
人舞也云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得
秋頌學合聲者證大胥有教樂之
待聚致諸于諸子則季士也春時
先師合六舞節奏令之得所秋時
使應曲折云箠師掌教國子舞用
事周禮唯有箠師此云箠師承者
○胥鼓南○胥謂大胥南謂南志
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故

北元二十一

○正義曰鈞命決云東夷之樂
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南一名
也云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者
舞位故鼓之也云旄人教夷樂者
引詩以唯以南者是小雅鼓鍾之
功陳先王正樂以刺之教夷亦蠻者
于以萬舞之樂以四夷之南樂
則知三舞各得其所不有僭差引
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注誦謂
樂者謂口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
者謂以琴瑟播彼詩之音節詩音
夏學于戈而用動秋冬學用箠而
季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
用事則學之以聲春夏是陽陽主
陰用事則學之以事秋冬屬陰陰
因四時所宜順動靜之氣於學功
季者謂立虞夏殷季也其虞之季
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
於國者言周家為言耳故與此注
即周之大季為夏之制也云學書

夏教戈秋教用冬教箠
王氏云引鄭詩左手執箠
小同教于戈義或然也皆
王吹箠。正義曰云通職
又周禮箠師掌教國子舞
小樂正教于周禮樂師教
令之時亦教用箠也云小
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六樂
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
人樂正也小樂正也云周
有證樂師有教舞之事小
以舞用舞皇舞旄舞干舞
以諸子春入學書采合舞
尹大胥掌教學士版籍以
公字釋蘋藻之采禮先聖
以禮者證箠師有教樂之
以旄人教國子南夷樂
小鼓南。注南南至不僭

北

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
在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
而大胥所以鼓節南由正
証教南樂之人是旄人也
詩刺幽王用樂不與德比
以箠師化率及四夷言先
以箠師之文樂進於退為
人者證此經之南舉南樂
至同也。正義曰誦謂歌
必歌也云絃謂以絃播詩
則樂章也若學舞之時春
中靜皆據年二十升於大
琴弦在殷之誓宗也云陽
河輕故學警警亦清輕云
二辨質故季事事亦辨質
亦易成也云周立三代之
而在國兼在西郊郊則用
江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季
不同夏台氏之季在上庫
公賈氏之季與讓之教所

與也者虞書有與有諷故就其學中
云學辨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夏
有湯伐是武以此二者之間故云文
故也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
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以故云
師以為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合案
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於
庠也又此學虞學也學舞於夏學
學小學更何所教也。凡祭與養老乞

樂正詔之於東序
學以三老人之賢

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
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者於旅也語。合如字徐音閣注同

在東序
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

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夫
力門反徐力頓反注同行下孟反下
老至在東序。正義曰此一節還是
士祭與養老合語之威儀又教出子
理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爰又明
淺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
也。一是祭二是養老乞言二是合語
東序謂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之禮
子及學士於東序之中謂小樂正以
之威儀以教出子及學士等。注學
以三者學教也教以三者威儀容貌
語行礼之時皆有容貌故小樂正教
酒大射燕射之屬也者此經先云祭
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知是鄉射
等拍儀禮成文而言之以其此等至
實祭未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控
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
合語也引鄉射記者證旅酬之時得
者於旅也語言合語者謂合書義也
數。前文小樂正既教二者之威儀

即教之則周之小學
口氏上受舜禪是文下
武中以兼有文舞武舞
以已同也者以湯伐紂
以成定與已同也先
小養老於東序是周之
稟庠是周之小學為重
禮於殷學若周別有六
且合語之禮比小

大司成論說
之說同

疏
凡祭

之寧也。論
又德行同。○
第二節中教出子及學
手祭與養老合語之義
可成之官考課才藝深
者此之一凡摠包三事
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
百小樂正之官詔告出
此祭及養老合語三者
以至也語。○正義曰學
言祭與養老乞言及合
之云合語謂鄉射鄉飲
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
鄉飲酒必大射燕射之
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
疏論祭祀之事云笑語
詔也養老既乞言自然
言說先王之法故云古
和語說也。大樂至授
今大樂正又教二者之

義理故大樂正學舞于戚于戚則前經祭祀也祭祀之時舞其于戚之樂不云祭祀而云舞于戚者容祭祀之外餘下戚皆教之語說謂合語之說則前經合語也亦大樂正教以語說義理命乞言者大樂正命此世子及學士於老者而乞言則前經養老乞言但前經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故尊之序在合語之上此經不云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皆大樂正授數者謂于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注學以至篇數○正義曰此經與前經重序其事文勢相以前經小樂正乃教成儀事淺故云詔之東序此大樂正所教義理既深故大樂王授數知者文承東序之下大樂正授數之時亦在東序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小樂正既詔以三者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義理於是大司成之官論量課說此世子孝士等義理之深淺才能之優劣於東序之中○注司成至事也正義曰鄭以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也以其掌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故知司成則大司成也以其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師氏也引師氏以美詔王以下者皆師氏職文案書傳大天為父師周禮師氏中大夫云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三德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數三行德并胡林○記充三

一日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云及國中失之事者中謂中禮失謂失禮掌國家于禮失禮之○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

事也○問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書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

問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文也○坐才卧反又如字遠近

間並如字間猶容也注同徐古辨反同畫字麥反別彼列反

廣古曠反又如字三寸一本作廣三尺三寸三分函胡商反

終則負墻卻就後席相辟○列事未盡不問銅尊

語不凡待至不問○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子侍坐於大

敬也疏司成之儀故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可

以問者夫大司成遠近中間可容三席之地席荆廣三天三

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文可以指書而問也○終則負

牆者問終則起卻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不問者其問事之時必待尊者言終知有不曉然後更問若尊者序列其事未得終盡則不可錯亂○凡學于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

注謂天至孔子。正義曰：此謂諸侯新建國天子命之始立。孝也。故王制云：天子命之始立。孝者以此下文云：有國故則則否。是廣記諸侯之國故。知非天子始立。立孝者據諸侯也。但天子立孝。其禮則與諸侯不同。立時王一代之孝。有大孝小孝。耳其所習經業。皆於時王。孝中其鄉。孝為庠。故鄉飲酒。義我曰：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孝也。若州黨與鄉同。處其江鄉。孝故。孝記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黨也。州及遂以下。皆謂之序。故州長春秋射于序。孝記云：術有序。鄭云：術當為遂。是州遂為序也。云先聖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辭。立孝為重。故及先聖常。莫為輕。故唯祭先師。此經始立。孝故。莫先聖先師。凡釋。莫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有國故則。否。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夔求龜反。○凡六合樂。必遂養老。是時也。天子則視。孝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凡釋至養。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疏。老。正義。

曰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已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非謂就他國而祭之。當遙合祭耳。若魯有孔子。願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已國有先聖先師。則不與與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是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是國故。有此人。則不與鄰國合祭也。○凡六合樂。必遂養老。○正義曰：此明合樂之時。天子視。孝於其明日。必遂養老。○注大合至象類。○正義曰：經云：凡六合樂者。凡者。非一之辭。鄭以大合樂。謂春入。孝釋。菜合舞。秋頌。孝合聲。者。其月令。季春大合樂。則亦在其中。以季春大合樂。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耳。○云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孝焉。者。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孝之文。又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明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視。視。孝也。云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者。察鄉飲酒。鄉射。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先生謂致仕者。君子謂鄉中有德行者。此皆老人也。故云是養老之象類。○凡語于

郊者。語謂論說。必取賢。敏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比皆誓。○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曲藝比皆誓。○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比皆誓。

之曲藝為小技能也皆謹也以待又語復論說也

又復扶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乃進其

等進於眾以其序又以其謂之郊人遠之侯事言

以代之遠之者不曰後選曰郊於成均以及取爵於

上尊也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孝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

近附近凡語至尊也正義曰此以下明官爵於孝士

論課孝士才能也郊西郊考課論說於西郊之孝以西方成就之

地故也或徧在四郊必取賢敏才焉者謂在於西郊孝之

中論說取賢敏其才能者以爵之也或以德進者謂人

能不同各隨才用也德謂有道德者進謂用爵之也德最為

上故進之宜先也或以事孝者事次德者雖無德而解世

舉或吏治之屬亦卒用之也或以言揚者次事也揚亦進

舉之類互言之雖無德無事而能言語應對堪為使命亦卒

用之。曲藝皆誓之者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屬也誓

謹也若孝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小小技術欲授試考課皆

且郊之今謹習。以待又語者又語謂後復論說之日令待

後時若春待秋時也。三而一有焉者謂小技藝者所說三

事之中而一事有善者。乃進其等者等輩類也若說三事

而不得與眾為一猶使與其輩中自為高下之次序也。謂

之前俱為後選而以小才技藝者未官之前而不得同為後

選但名曰郊人言其猶在郊也。遠之者所以謂為郊人

者是疎遠之故也。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者成均則

及於此郊人其郊人雖賤亦得酌於堂上之尊以相旅也

所以榮之。注董仲至相旅。正義曰董仲舒為春秋繁露

云成均為五帝之孝虞庠是舜孝則成均五帝孝也以無正

文故云近是也言虞庠近是成均凡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

上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三人獻賓及獻眾賓

及長兄弟等及次賓及次兄弟等皆酌於堂下之尊以相旅

是也今郊人雖賤亦得酌於堂上尊故云取爵於上尊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

使夢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
孔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
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疏凡學至如
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億本又作噫音抑疏之○正義
曰此論四時在季釋奠之事凡學者謂禮樂詩書之學於春
夏之時所教之官各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之時所教之官亦
各釋奠於其先師故云秋冬亦如之猶若教書之官春時於
虞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四時皆然教禮之官秋時
於瞽宗之中釋奠於其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類是也○注
官謂至之事○正義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者謂所教之官
也若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
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教雖各有時其
釋奠則四時各有其季備而行之引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
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者此周禮大司樂文引
之者證樂之先師也後世釋奠祭於瞽宗者此周禮大司樂文引
道有德者亦使教焉死則以為書禮之祖後世則亦各祭於
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也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
祖其餘不見者周禮文不具也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
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漢書儒林傳文案書傳伏生濟
南人故為秦時博士孝文帝時以書教於齊魯之間詩有毛

公者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高堂生者魯人漢興
為博士傳禮十七篇藝文志漢興與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
官頗能記其鏗鎗鼓舞不能言其義是其事也其儒林傳詩
書及禮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後異也又有傳易及春秋不
引者以此經唯有詩書禮樂故不引易與春秋云億可以為
之也者億是發語之聲言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為先師也疑
而不定故發聲為億以三時釋奠獨不言夏故言夏從春可
知也以其釋奠直與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故云設薦饌
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釋奠所凡始立學者必釋
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礼非報功也凡始立學者必釋

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周公若疏凡始至以幣○正義曰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
孔子○疏之使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之時
必用幣而行礼諸侯言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則天子
始立學亦釋奠於先聖先師也天子云四時釋奠於先師不
及於先聖者則諸侯四時釋奠亦不及先聖也始立學云必
用幣則四時常莫不用幣也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
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案釁器用幣下別具其文此
行事必用幣告於釋奠之下皇氏乃離文析句其義非也○

幣 只當為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然。與依注為釁音虛觀反。

後釋菜 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器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成有時將用也。

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也。乃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立三代之享者釋菜于虞庠則饋。

語可也 言乃退者謂得。疏 始立享者既與器用幣至可。反本亦作饋注同介如字。

下注同副也。廟力甚反。疏 始立享者既與器用幣至可。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告器成將用乃退饋之。

事也。始立享者亦謂天子命諸侯始立教享又造禮樂之。既以幣告後又更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然後釋菜。

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也。不舞不授器。凡釋奠禮重。故作樂時須舞乃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今其釋菜之時雖。

作樂不為舞也。亦既不舞故不授舞者之器。乃退饋于東序。釋菜虞庠既畢乃從虞庠而退。乃饋禮其賓於東序之中。其。

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注與當至器。成。正義曰案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饋。是。

器成當釁之。故知與當為釁。經言用幣故知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注告先至用也。正義曰前用幣直云告器成此。

釋菜云告器成將用則兩告不同也。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皇氏云用幣釋菜祇是一告其義恐非也。案四時。

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及釋菜及先聖者以注文始立享。釋奠先聖先師此文亦云始立享既釁器用幣釋菜亦及先。

聖也。以其始立享及器新成事重於四時常奠也。故享記云。皮弁祭菜。鄭注禮先聖先師知及先聖者以彼云未卜禘不。

視享則祭菜與視享為一也。此下文云天子視享祭先聖先。師故知享記祭菜及先聖也。熊氏云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

以其四時入享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于享注以為。釋菜奠幣知非釋奠者彼是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於。

享告之無牲明反告亦無牲也。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享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

制師還釋奠于享六也。釋菜有三春入享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享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享合聲無釋菜之。

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即此釁器用幣是也。以前皆熊。氏之說義或當然也。注釋菜禮輕也。正義曰此既釋菜。

禮輕不可為舞所以大胥云春舍采合舞似釋菜為舞者彼。謂春欲合舞之時先行釋菜之禮不謂釋菜之時則合舞也。

謂春欲合舞之時先行釋菜之禮不謂釋菜之時則合舞也。

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是中與外皆有
禮樂故云禮樂交錯於中謂交間錯雜於其情性之中發形
於外謂宣發形見於身外也謂威儀和美也○是故其成也
譯者謂內外有樂心既喜悅外和和美故其成也擇譯說譯
也○恭敬而溫文者謂內外有禮貌恭心敬而溫潤文章故
云恭敬而溫文也○注謂燕居出入時○正義曰上云在前
在後謂行步動止之節此文言出入言出故以為燕居出入也
○是以教至者也○以世子外有傅相內有師保是以世子
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作記者更明師保之德故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
謂教世子以所行之事喻曉也諸於也而每事之上使世子
曉喻於德義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保是護也輔相也翼助也謂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
子而歸於道案老子先道後德則道尊德卑此師喻諸德保
歸諸道先德後道者以道德無定據各有大小老子謂無為
自然之道故在先德謂人所法行故在後皆謂大道大德也
此謂教世子之身先須於事得理若身之有德乃可通達流
行故德先道後謂小道小德也已具上曲禮疏○記曰虞夏
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注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正義
曰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者引之耳注

記所云據天子也必知據天子考以有師保疑丞下則云四
輔三公故知天子也後人作記者取此古記天子之事以成
世子之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
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君子曰德德成
也○備其官也小人與其位不如且闕

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疏設四至能也○正義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

所言以四輔三公不必備備惟擇好人者語使能也語言也
言古記如此言四輔三公必使能也其四輔者案尚書大傳
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
有問元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
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
仲丘曰昔者周公攝政
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

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
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

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聞之者聞之於古也

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治首吏反下。而治國治並同于依注作于音同又音紂。疏仲丘至為之正義曰此一

節是第三節中覆說周公教成王為世子之事及在學行一物而有二善之事故云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

兄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者仲丘聞古之言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不辟殺害猶尚為之况周公于其身

于廣大也今乃廣大其身謂其身得廣大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其周公比殺身之人則優饒為之言周公自優饒光

益也所以光益者古人益君則身必危亡周公益君身居尊顯又古人益君則勤苦周公益君則逸樂是於身有優饒於

德又廣大也。注于讀至大也。正義曰于是是故知為

證辭可為廻遠故讀于為迂從廣大之義也。

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泣

斥以為世子則無為也以為世子若疏是故至為也。正義

曰凡教世子之法必頌對父成王既幼未能泣斥為人君應頌教以世子之法然後能為人君成王既無父今若以成王

為世子時則無為世子之故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學之知父子君臣之義也。注以為至子時

正義曰武王既崩則成王非復是世子今經云以為世子則

是周公全用世子禮教之故云若為世子時言雖為君未能

泣斥與世子時無異故云以為世子是故抗世子法於

子則無為也。以實則不為世子也。

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禮欲令成王之知

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

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

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處君

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令力呈反。行一物而二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

○注言乃至宗也。正義曰從魯器以來皆據諸侯之禮故云始立學若其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何得云乃退償于東序故云乃退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比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償于東序明釋菜在於虞庠云魯之學有米廩東序魯宗也者明堂位文也教世子亦

上疏

發世子。正義曰從上凡孝世子至此皆是教世子之法其間雖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

選諸侯之事及釋奠養老之事雖非一也。以世子為三故云教世子以愬之。注亦題上事。正義曰題謂題曰前文王之為世子文在於下題目以上之事令教世子之文又。凡在於下亦是題自以上所設諸事故云亦題上事也。

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

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

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中心中也釋說立大傳少

傳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養猶教也言養者積

浸成長之。少傳詩召反。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

以示之謂為之行其禮。為于為少傳奉世子以觀

大傳之德行而審喻之其義大傳在前少傳在

後謂其在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

喻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

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

道者也慎其身者謹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

丞記所云謂天子疏凡二至疑丞。正義曰此一節是

立師傳教以道德既成教尊口正國治之事。樂所以脩內者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內心主和諧性情故云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者禮是外主和諧性情故云所以脩外也。禮亦交錯於中發形於外者樂

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

學教。學音效。下及注同。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世子之謂也

司主也。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周公踐阼

亦題上事

疏

行一至踐阼。正義曰物猶事也。謂與國人齒讓之一善則下經云者是也。俗本皆云著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著字義亦通云。父在則禮然君在則禮然直云長長不云兄在則禮然者於世子無兄故不云兄在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者。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曰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曉其意而答之言父在則禮當如此。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者。國人見世子雖貴尚屈降於人則知父尊彌甚。故云衆知父子之道。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相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以幼時事父成人。事君故先父子後君臣。長幼輕於君臣故在下。父子長幼親屬易明。故云知君臣以義和合於後始顯故云著也。此世子齒於學者。唯在學受業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職云辨其等正其位。注云位朝位是也。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國人聞世子爲君父之在而居臣子之禮不敢自尊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君在爲臣禮也。斯語辭也。然父

子爲君父之在而居臣子之禮不敢自尊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君在爲臣禮也。斯語辭也。然父

子天性故云為子也君臣以義相合不云為臣而云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故云謂之臣也。注司主至正也。正義曰司是職司故為主謂樂正主太子詩書之業父師主太子成就其德行也云一人也一人謂世子也元大也良善也真正也言世子有大善則萬國以正此經謂世子也何直云一人者恐為一時之事故云一人謂世子也釋詁文元是首故為大也論語云溫良恭儉讓漢有賢良方正故良為善易文言云貞固足以幹事故貞為正也。周公踐阼。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庶子之正於公

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

幼之序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第大計反倅音七對反副也。其

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路寢庭。朝直造反後不出者並同。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其在宗廟之中則

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

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疏曰庶子至以官。正義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

中之上節也論庶子之官治理公族朝祭燕食吉凶刑罰之

是正定之正今案在下皆論公之接待族人及犯罪公之赦

宥刑殺皆君之所為非庶子所正故知庶子唯主其政令而

已故讀為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者案周禮諸子

下大夫二人屬夏官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故

周禮序官鄭注云或曰庶子掌國子之倅者倅副也鄭注諸

子云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也言副貳於父也。其朝

至以齒。此公族之等若朝於公之內朝內朝謂路寢庭朝也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者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為齒謂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注內朝至寢庭。正義曰知路寢庭者以下云其在外朝司士為之案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則知此內朝是路寢庭朝也。其在外至為之。外朝謂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在於外朝與異姓同處位次之時則以官之上下不復以年齒也。司士為之者謂司士之

主為朝位之次外朝位既司土主之則內朝庶子主之也上文內朝不云庶子為之者以文承庶子之下主之可知故不言也。注外朝至位也。正義曰以言司土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案周禮司土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政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故知此外朝路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庭朝寫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為內朝也。故玉藻云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是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察大射鄉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周禮司士屬司馬故云亦司馬之屬。司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皆司士職文。其在至以官。此論同姓公族在宗廟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也。言立位所在如外朝之位也。宗人受事以爵以官者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列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任其事。注宗人至奉豕。正義曰言宗人掌禮及宗廟者別言及宗廟則掌禮謂宗廟之外諸禮皆掌也。云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者以經云以官謂祭祀之時官各司其事更無正文故引司徒奉

牛以下證之。案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無文此云知奉豕者案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故此云司馬奉羊犬人屬司空。冬官其位當水故鄭注周禮司空奉火大厲金豕屬水司空冬官其位當水故鄭注周禮司空奉豕與案五行傳馬屬火而周禮司馬蓋馬牲者以其主馬故特使供之。此注直云奉牛奉羊奉豕者據諸侯三卿以言之。故不云雞。其在餼獻受爵則以上嗣。長子以特牲

疏

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餼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餼音後適丁。正義曰此亦公族廟中之禮論貴適子之。歷反。盥音管。事案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賓三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眾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眾兄弟內兄弟等說長兄弟洗解尸。為加爵衆賓長又為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劍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鄭注特牲云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則此舉奠者天子諸侯及上之子禮特牲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解拜尸答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特牲又云嗣舉奠

先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則此經所謂獻也持特又云無算爵之後禮畢尸謾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餞所謂餞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餞今此經先云餞者以餞為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餞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時嗣子在堂下餞時登堂獻時於上宗廟之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謂眾官皆為其事○則以上嗣○其登餞獻不用眾官唯用上嗣故云則以上嗣案特牲餞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注上嗣至君也○正義曰言適長子者是適子之中長也凡適皆可以嗣今云上嗣是嗣中最上云受爵謂上嗣舉奠者以特牲無受爵之文唯有嗣子舉尸之奠受爵而飲之故此經謂之受爵也云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者亦以特牲無嗣獻之文故將此為獻也舉奠謂嗣子也名此嗣子為舉奠嗣子既飲尸前爵畢乃更洗爵酌入以進尸此謂上禮若天子諸侯除此酌入之數外子孫別有獻尸故鄭注小雅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首案少牢饋食無嗣子舉奠大夫尊於士而不舉奠故知辟正君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為位不在父兄行列中○行尸剛反 其公大

已充三

十九

列宗

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大事謂死喪也其為君雖皆斬衰序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 若公與族異則異姓為賓

同宗無相 賓客之道 膳宰為主人君尊不獻酒 公與父兄齒親親也

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希○稠直由反密也 疏庶子至父兄○正義曰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也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為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所以在此者當是簡禮遺脫故在疏也鄭不言者略耳○注治之至行列中○正義曰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者鄭恐外朝亦爾故云唯於內朝則然云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者其餘謂非內朝則皆並計官也云一命齒于鄉里者引黨正文解三命不踰父兄

庶子至父兄○正義曰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也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為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所以在此者當是簡禮遺脫故在疏也鄭不言者略耳○注治之至行列中○正義曰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者鄭恐外朝亦爾故云唯於內朝則然云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者其餘謂非內朝則皆並計官也云一命齒于鄉里者引黨正文解三命不踰父兄

之事也一命尚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云再命齒于公族者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唯官高在上但父族為重而猶與之計年為列也云三命不齒者三命大貴則不復與父族計年若應有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也○其公至主人○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事也大事謂君喪其臣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麗為序衰麗者在後○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為亦如之者言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為亦如之者言非者服麗者居前服精者居後故云亦如之○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注大事至下齒○正義曰以其經云則以其喪服之精麗故知大事謂死喪也云序之必以本親也者案喪服臣為君斬衰今言服之精麗為序故知必以本親服之精麗謂衰服縷布精麗也皇氏云以為喪服以麗為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為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於麗是知斬衰為精齊為麗若如皇氏說總麻小功為極麗斬衰為極精也書傳何處謂斬衰為精乎但斬衰於麗之外別更稱斬見其哀痛之甚故於斬衰而稱麗也云微細焉則屬於麗者謂得入齊衰之限不復稱斬耳豈謂斬衰細乎皇氏之說非也云上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者言主喪之人當在於上以為喪主雖族人

今已元三

二十

父兄尊則主人猶不得在父兄之下而齒列焉○若公至一等○正義曰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則異姓為賓燕飲必須禮儀獻酬交酢故直立賓以行礼也但公欲與族人相親若使族人為賓賓禮疏隔故用異姓為賓也膳宰為主人者既有其賓賓必對主人而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供膳之宰以為主人對於賓使得抗禮酬酢也若與異姓燕飲則燕禮云宰夫為獻主故注云君尊不獻酒○公與父兄齒者公既不為主族人又不為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者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也○注親者至者希○正義曰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總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其在軍則守於公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所公若有出疆之政謂朝覲會同也庶子以公族之

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守如

字又手又諸父守貴官貴室謂守路寢○守貴室諸本或作守貴官貴室

反下同

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疏其在

車至下宮下室。正義曰此一節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則守於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為禰者既在國外欲依親親之辭。注謂朝觀會同也。正義曰上云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此云公若出疆庶子不從公行在國掌其留守對上在軍故知此出疆是朝觀會同非出軍也其庶子之官公有朝觀會同不從公行既掌留守公宮若征伐出軍庶子不從公行亦是所掌留守之事。注正室至之廟。正義曰經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者與下文為摠正室守大廟以下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適子也者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案公羊傳云周公禰大廟周公是魯之始祖故知其餘諸侯大廟皆大祖之廟也。注謂宇路寢。正義曰以下云下宮上云大廟此貴宮貴室既非大廟又非下宮下室唯當路寢也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此貴宮貴室摠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注下宮至異語。正義曰上云大廟此云下宮除大廟之外唯有親廟高祖以下故云下宮

疏卷二十

光一

親廟也上云貴室此又云下室故知燕寢也云或言宮則下宮也或言廟則大廟也故春秋云立武宮明堂位云武公之廟武也室也是通異語也此云諸父及諸子諸孫者未審為是君之諸父及諸子孫之行為當是見任卿大夫者之諸父子孫也然鄭解正室適子不云出子則卿大夫之適子則諸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諸兄諸弟者蓋諸兄弟從諸父諸。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冠古亂反取七喻反後放此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為于偽反下為君同免音問下及注同至于賄賂承含皆有正焉承讀為贈聲之誤也正禮也。賄芳鳳切下

同賄音附承音贈出注含胡暗反本又作含賄賂皆贈喪之物也車馬曰賄布帛曰賄珠玉曰含衣服曰送也賄猶賂也疏五廟至有正焉。正義曰此論族人雖或至賤送也吉凶必須相告弔謂含諸皆當有正禮庶子堂

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為之於親

為反下不為服為忝祖。注非為又為之。舞同。比必利反。親

哭之。君於臣使有司哭之而已。疏。此公族至哭之。正義曰

死刑之罪有司行法之事。及公為之。賤降之。禮。公族其有

死罪。則磔于甸。人者。甸人。掌郊野之官。又云。磔盡也。磔。謂縣

人。犯刑罪者。欲刺剝割之時。亦鞠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

官也。公族無官刑者。雖犯官刑。不得行官刑。獄成。有司

識于公者。成平也。讞言白也。謂獄斷。既平定其罪。狀有司以

此成辭言白於公。若其所犯死罪。白公之時。則曰。某之罪在

大辟。其犯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公既得有

司之。曰。此公族之親。則公更言曰。寬宥之。以法商量。使從其

寬也。有司又曰。在辟。有司既得公言。更往平審。理無可出

也。有司又更白公言。罪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

辟。及三宥。有司執法。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凡三宥

也。初有司白公。公令寬宥。則吞公將更寬宥。及公遣三宥之

後。為公意無已。有司不復對公。則走出。致此刑死之事於甸

人也。公又使人追之。謂追止行刑殺之人云。雖然。必赦

之。然猶如是。雖罪重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殺也。有司對曰

無及也。言其追之不可及也。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

喪。無服者。謂公身著素服。衣裳皆素。米舉饌食。為之變。其常

禮。如其親。疏。倫。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乃。親。自。哭。之。於

異姓之廟。注縣。縊。殺。之。曰。磔。正義曰。磔。謂。磔。盡。也。左。傳

云。室如縣。磔。杜預云。磔。蓋也。皇氏云。如縣。樂器之磔也。注

案。墨刑。刻其面。是用鑕鑿也。其官。劓之。屬。則。劓。也。故。云。官

割。臍。墨。劓。則。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云。吉。讀。為。鞠。讀。書。用。法

曰。鞠。者。以。刑。之。殺。人。皆。於。甸。師。氏。何。得。唯。告。而。已。故。以。為。鞠

漢書。每云。鞠。獄。是也。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

其。法律。平。斷。其。罪。鞠。盡。也。謂。推。審。其。罪。狀。令。盡。也。今。言。公。族

雖。無。官。刑。但。髡。去。其。髮。也。注。罪。既。至。類。也。正義曰。罪。既

正。定。不。可。宥。謂。罪。當。正。條。無。可。赦。宥。之。理。君。今。乃。更。欲。赦。之

者。是。重。墮。刑。殺。其。族。類。也。注。白。至。刑。殺。正義曰。公。不。遣

刑。而。云。反。命。于。公。者。紙。謂。行。刑。者。反。迴。而。來。告。已。刑。殺。之。命

言。於。公。注。素。服。至。弁。矣。正義曰。案。下。曲。禮。重。素。鄭。云。重

素。衣。裳。皆。素。謂。之。重。素。素。為。衣。裳。也。此。素。服。亦。然。也。於。凶。事

為。吉。者。人。以。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比。於。凶。事。為。吉。也。於。吉

事。為。凶。者。吉。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為。領。緣。今。唯

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云。非。喪。服。也

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云。非。喪。服。也

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云。非。喪。服。也

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云。非。喪。服。也

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云。非。喪。服。也

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云。非。喪。服。也

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云。非。喪。服。也

云君雖不服至弁經者並服問文也云於士蓋疑衰同姓則

總衰以弔之者案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

為大夫士疑衰是疑衰輕於錫衰諸侯為卿大夫既錫衰士宜

卑降故疑衰但士有同姓異姓故以同姓為總衰異姓為疑

衰知諸侯亦有二衰者以司服王有三衰又云上公如王之

服轉次相如故知諸侯亦有二衰也此云君守士疑衰案士

喪禮公視斂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彼謂士有侯

選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於諸侯弔士

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無明文故注士喪禮為錫衰也云素

服亦皮弁矣者諸侯亦為卿大夫弔服皮弁錫衰今此但云

素服不言素冠故云亦皮弁也譙周云此素服者素冠非鄭

義也○注君於至哭之○正義曰案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

爵弁經紵衣或曰○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

使有司哭之是也○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

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謂以宗外朝以官體異

姓也體循連○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崇

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官各登餼受爵以

上嗣尊祖之道也上嗣祖喪紀以服之輕重

為序不奪人親也紀猶公與族燕則以齒而

記疏二十七

廿九

孝弟之道達矣以至尊不自其族食世降一等

親親之殺也殺差也○殺色戒反徐所戰則守於

公禰孝愛之深也行之象正室守大廟尊宗

室而君臣之道著矣以其不敢以諸父諸兄守

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以其貴者守貴賤

孫此言兄弟疏公族至達矣○正義曰此謂第二節中之

互相備也○疏下節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公族朝

于內朝內親也此覆釋前第一條言公族所以朝于內朝者

其內親也欲使親在其內故於內朝也○雖有貴者以齒明

父子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二條言宗族在內朝雖貴猶與賤

者計年以為齒列者欲明父子昭穆之本恩故也○外朝以

射異姓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三條也若族人在外朝則不
後計年各隨官為次者外朝主尊別不得以私恩為異故雖
族人悉以計爵為位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為射也宗廟之
中以爵為位崇德也者覆釋上第四條也所以在廟中行禮
時不計年而以官爵列位者爵以德序而廟中行禮時是先
祖尊嚴之所主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為位是崇高於有
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者此覆釋廟中所以授事必
隨官序司徒奉牛之屬者官由賢能而與今欲尊崇此賢故
授事以表之也。登餞受爵則以上嗣尊祖之道也者此覆
釋所以登餞受爵用適子者夫祭祀是尊嚴於祖也適子是
先祖之正射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餞尸饌是尊祖之道也
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者此覆釋前第五條臣
服君皆斬而已又以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不計爵尊卑
為次序者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故輕重為序也。公與族燕
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者此覆釋前第六條公所以降已
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是欲使孝弟之道通達於下也君上
存親而與族人燕則民有親屬者豈得相責棄此孝弟之道
達於下也。其族至殺也者此覆釋族食之事近者食稠遠
者食希每世降一等是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彌孝愛
之深也者此覆釋前第七條公在軍戰伐之事而載遷主將

巳二十

北五

行又使庶子官主守之者是為孝愛情深故也載主將行示
不自專是孝也使守而尊之是愛也乃是孝愛之深也。正
室守大廟尊宗室者此覆釋所以遣適子守大廟適子是宗
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用適子守大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
故也。而君臣之道著矣者臣下不敢以庶賤之人守是所
重是君臣之道著明也。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
議道達矣者此覆釋前諸父諸子諸孫守貴宮下室之事而
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諒於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
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
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
無能也敬乎臨賻贈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
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鄉方言知所鄉。臨如字徐力
鳩反治直吏反鄉許亮反注同八公族之罪雖親不以
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犯猶于也術法也
百姓本或作異

早時夾擊鼓以召衆也警鶴起也周禮凡用樂大皆以鼓衆
徵季士。所音欣說文云旦明日將出也讀若希警音景衆

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

師先聖焉與猶祭也秩節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

耳非為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天子乃入始之養也

又之養老之與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適

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遂設

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

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各以三五者即象三辰五

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卿飲酒禮言

賓必也。更江衡反注同蔡作更音系口反。適饌省醴

養老之珍具親視其遂發味焉退脩之以孝

養也發味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反登歌清廟謂

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

大者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

有神興有德也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籥其聲

也達有梓明天投命周家之有神也只有正君臣之位

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與武也有司告

以樂闋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王乃命公侯伯子

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也達有梓明天投命周家之有神也只有正君臣之位

姓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

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逐之也素服居外

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

宮刑不翦其類也翦割截也。疏正義曰此覆釋

前第八條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之事所

以告必赴者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

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贈睦友之道也者

何得為庶人者賤其無能也。敬弔臨賻贈睦友之道也者

此覆釋前宜乎不手宜免不免及賻賻心方之正焉之事言君

敬重乎臨賻賻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睦心方之正焉之事言君

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者此合結須與之事言今結邦國之

第九條覆而先在第八結也第九是氣也言無子官治則邦

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於結也論理也言無子官治則邦

國治理也。邦國有倫而如鄉方也者若邦國治則天下

正術也者此釋前第九條也犯于也亦有司獄官也術法也公

族之親有罪公應宜赦之而猶在五刑者國立有司之官

以法齊治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罪而于壞有司之正法也

。所以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罪也

。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

之事若異姓則刑之於市此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

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

遠之也者此覆釋上無服及公親哭之事所以不弔無服哭

疏正義曰此覆釋

五廟至類也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此覆釋

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
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也。註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
夫動於朝州里強於邑是也。皇音。疏。天子視學大昕
與與及也本又作愷又作駿駿亦作驥。鼓所以警衆也
至之以仁也。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論天子
視學必遂養老之法則養老所畢乃命諸侯羣吏令養老之
事天子親往視學也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
天子親往視學也大昕鼓徵者謂視學之晨大猶初也昕猶
明也徵猶召也謂初始昕明擊鼓以召學士所以警衆者初
昕擊鼓警動衆人令早起也。衆至然後天子至者衆人既
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衆之處然後天子始至乃命遣有司行此釋
奠之事與卒也秩常也即禮也謂與卒尋常舊禮以祭先師
先聖焉有司則詩書禮樂之教官也。有司卒事反命者卒
事謂終卒釋奠之事行事畢而反命於天子干時天子視學
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
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者
若其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既視
學畢則適之養老之廟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於先世之
老祀先老既畢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禮先老畢

七十

禮記

遂之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學則
不釋奠於先老也。適饗省醴養老之珍具者布席既畢云
子親適陳饗之。適省視醴酒并省視養老之珍具遂發味焉
者省具既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聲發其歌
咏以樂之也。退脩之以孝養也謂三老五更入而即位
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也。反登
歌清廟者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
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
詩以樂之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者謂既歌清廟之後則至
旅酬之節語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義也言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者所談說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尊卑上下
之道理也。合德音之致者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
之音致謂致極也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合會清廟又
王道德音聲理之至極也。禮之大者也言登歌清廟語說
父子君臣之道是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者謂登歌
之後笙入立於堂下象謂象武王伐紂之樂堂下管中奏此
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變文耳。大合
衆以事者衆謂大會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達有神者
謂歌舞其樂明達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正君臣之位
發起文王武王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正君臣之位

禮記卷之六十一
又云及羣吏諸侯既為我外故知羣吏謂我內鄉遂之官也
云各反羣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者此是王命諸侯羣吏使
之養老如此禮謂如王家於東序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云
孝經說以下者孝經接神契文云諸侯歸各師於國者諸侯
還歸帥行於國云大夫勤於朝者大夫勤力行之於朝云州
里驪於邑者州長里宰之官希驪慕仰行之於邑是也謂此
在上之事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
謂先本於愛之以敬謂省其所以行之禮謂親
孝弟之道愛之以敬謂省其所以行之禮謂親
如見脩之以孝養謂親獻之紀之以義謂既歌之
父兄

之仁謂又於國復自行之。○疏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下節
申說視學養老之義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者方釋養老之義
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慮之以大者
先解初將謀慮養老之時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言謀慮於
養老之事是本於孝弟故也故云慮之以大也。○愛之以敬
者解適解省解是愛而又敬之也。○脩之以孝養者解既迎又
焉而自迎之知見父兄之禮也。○脩之以孝養者解既迎又

就至樂之。○正義曰知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者酌鄉飲
酒禮文知之也。○注既歌至也語。○正義曰案鄉飲酒登歌
之後乃下管間歌也。○注既歌至也語。○正義曰案鄉飲酒登歌
云工歌備誤也。○注既歌至也語。○正義曰案鄉飲酒登歌
告正歌備後作相為司正賓取解酬主人主人酬眾賓是歌
備而旅酬也。○注既歌至也語。○正義曰案鄉飲酒登歌
解經合德音之致樂之所美謂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臣
父子長幼之德今於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之道合會清廟
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注象周至後舞。○正
義曰案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伐紂樂者以上文云登歌清廟此
象劑南籥必知此是武王伐紂樂者以上文云登歌清廟此
云下管象下云正君臣之位上下之義故知此象為武王樂
在堂下也。○注既歌至也語。○正義曰登歌清廟下管象詩在上子
注由清廟與武也。○正義曰登歌清廟下管象詩在上子
詩在下故得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注此所告者謂無
筭樂。○正義曰以上云登歌清廟次下管象此云告以樂闕
下即云王乃命諸侯反養老是燕末之事故知樂闕者謂無
筭樂也。○注羣吏至是也。○正義曰經云乃命公侯伯子男

詩之等焉者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官象是武王
詩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而上下之義行矣
者既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有司告
以樂闋者闋終也謂養老之末無等樂之終也。有司告王以
樂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者於時諸侯及卿遂之
史在此席王庶末乃告之令其養老幼也。曰反養老幼于
東序者此則王所告諸侯之辭也。今其各反其國養老幼如
我於東序之禮也。終之以仁也者謂仁恩王家恒自養老
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之以仁謂仁恩之
心也。注早昧至學士。正義曰經云大昕昕明也恐是盛
明之時故云早昧爽之前凡物以初為大以末為小必知早
昧爽者以云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若其盛明始召學士則
禮祭先師先聖者此謂因大合樂之時在虞庠之中祭先師
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各於其序之中又不祭先聖也云視學
觀禮耳非為彼報也者解天子不親釋奠之意所以視學者
大至學也。正義曰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為其養老是
以注焉大合樂者鄭前注春合舞秋合聲為大合樂其實月
令于春合樂亦是也云言始始立學也者以上文攝云始立

學故以此始為始立學若然始立學則之養老而尋常視學
則不養老何得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然此云始始之養也為
下釋奠於先老之學故云始立學也若非始立學之後則視
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奠於先老也皇氏云若尋常視學則
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於東序以為周立三代之學
又立周之大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故
以東膠別也。注三老至必也。正義曰三老五更各一人
蔡邕以為更字為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
非鄭義也今所不取云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三老亦有更名
五更亦有老稱但尊此老名特屬三老耳以其天子父兄所
事故知致仕者知天子以父兄養之者以天子冕而總于而
舞執醬而饋是父兄事也云取象三辰五星者三辰謂日月
星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鎮星中央鎮
星其三星之辰之星者二十八宿及諸星也云三老如賓五更如
介者案卿飲酒注數席賓席前南面介席西階生東面是
也云羣老如衆賓必也者三老既如賓五更既如介故羣老
如衆賓以其無文故云必也案卿飲酒注席衆賓於賓之西
南面各特焉是也。注發咏至樂闋。正義曰此文承設席
省禮之後也云發咏以大射之禮約之當納賓之節案大射
賓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既尊故用兩君敵禮入門即奏肆

親獻體薦饌是脩於孝養故也。紀之以義者解既歌而語是紀緣德音之美亦存天下之大義也。終之以仁者解樂行此禮是終之以仁心也。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

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

其終姑而衆安得不喻焉言其為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

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允當為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說之所作典常也

念事之終始常於學之禮義疏亦是故至于學。正義曰此亦第四節中之下節覆

說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者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衆皆知其在

上道德備具其備具者則上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之屬是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者大事謂養老

初則庸之以大是慎其始未則終之以仁是慎其終也而衆安得不喻焉聖人養老既慎其本末終始一露見盡以示

衆庶而衆何得不曉喻焉言衆皆曉喻養老之德也。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者允命尚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說所作

錄記者既美養老終始而衆得曉喻是由學而來故引允命

之禮是念終始常於學也。注允當至之府。正義曰案尚

書序云高宗夢得說得諸傳若作說命。世子之記曰

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

否何如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為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朝夕至于直遙

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

世子色憂不滿容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內豎言復初

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

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

然

然

後退

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上時掌反。

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

齊玄而養

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玄冠。玄端也。齊側皆反。注同。

膳宰之饌

必敬視之

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齊才細反。和胡卧反。

疾之藥必親

嘗之

試毒味也。

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

善謂多於前。

嘗

饌寡世子亦不能飽

一飯再飯。又不及武王。

以至于復初

然後亦復初

復常所服。

疏

世子至復初。正義曰：此第二節也。以文正為世子是聖人之

法也。不可以為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也。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者。內豎既言有疾。則世子親自齊戒。衣玄冠玄端而養也。注親猶至端也。正義曰：經云親齊。恐是世子親視齊戒之事。非身自為。故云親猶自也。以其玄冠而養。是世子自養。故知齊是世子自齊也。云齊玄玄冠玄端也。以經直云齊玄。故知冠衣皆玄也。是以為玄冠玄端。此則齊服。故玉藻云玄冠。用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其組纓。士之齊冠也。玄端。其衣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者。端正也。其制正幅。袂二尺。

三寸。祛尺二寸。鄭注玉藻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冠。礼上。士玄端。玄裳。中士玄端。黃裳。下士玄端。雜裳。齊必用玄者。玄是陰之色。陰氣靜。齊亦靜。故用玄也。

附釋音禮記註疏卷第二十

附釋音禮記註疏卷第二十一

禮運第九陸曰鄭云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交易及陰陽轉旋之道疏

鄭目錄云各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交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不以子游為篇目者以曾子問類既煩雜不可以一理目篇子游所問唯論禮之運轉之事故以禮運為標目耳

禮記

鄭氏註

孔穎達疏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

魯在助祭之中與音預蜡字嫁反祭名夏曰清祀殺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蠟字林作措索所百反事畢出

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之不備於此又觀象魏書章

之處感而嘆之觀古亂反注同喟去位反又苦怪反說文去大息處昌處反下同處同仲尼之嘆

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言偃孔子弟子子游孔

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立未之逮也

而有志焉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為其大切廣

言之。逮音代一音代計反選宣面反疏昔者至而嘆。下文皆同為子偽反下文為已皆同。

從昔者仲尼以下至於篇末凡為四段自初至是謂小康為第一明孔子為禮不行而致發嘆發嘆所以最初者凡說事

必須因漸故先發嘆後使弟子因而怪問則因問以答也又自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至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為

第二明頌禮之急前所嘆之意正在禮急故以禮急次之也又自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至此禮之大成也為第

三明禮之所起前既言禮急急則宜知所起之義也又自孔子曰嗚呼哀哉訖篇末為第四更正明孔子嘆意也以前始

發未得自言嘆意而言偃有問即隨問而答吞事既畢故更備述所讓也今此第一段明孔子發嘆遂論五帝三王道德

優劣之事各隨文解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者謂仲尼與於蜡祭之賓也事畢者謂蜡祭畢了。出遊於觀之上者謂

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皇氏云登遊於觀之上能氏云謂遊目看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者喟是嘆之形貌言口輔喟

然而為嘆也。註蜡者至之中。正義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郊特牲。十二月者。據周言之。若以夏正言之。則十月以殷言之。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云。亦祭宗廟者。以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宗。大制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以臘先祖故云。亦祭宗廟。總而言之。謂之為蜡。若祈而言之。祭百祥。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故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此據總而言之。故祭宗廟而云。與於蜡。賓也。廣雅云。夏曰清祀。以清絜祭祀。殷曰嘉平。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方物善成就而報功。其蜡與臘名已具於上。知此蜡是祭宗廟者。以下云。出遊於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云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者。以其與蜡祭。知仕魯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為榮。故雖臣亦稱賓也。註觀闕至嘆之。正義曰。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闕者。舊懸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當門闕。更以通行路。既言。又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為雙熊氏得焉。曰。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案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案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於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懸法象。

魏魏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相宮火。季相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云。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于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穀梁傳云。天子班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非鄭義也。云感而嘆之者。一感魯君之失禮。二感舊章廢棄。故為嘆也。仲尼至何嘆。作記者言其所嘆之由。又言其所嘆之事。故云。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蓋者。謙為疑辭。不即指正也。於時言偃在側而問之曰。君子何嘆。言嘆。恨何事不云孔子而云君子者。以論語云。君子坦蕩蕩。不應有嘆也。故云。君子何嘆。註言偃至子游。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姓言名偃。字子游。魯人也。孔子至志焉。孔子既見子游。所問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大切。故廣言五帝以下。及三王盛衰之事。此一經孔子自序。雖不及見前代。而有志記之。書披覽可知。自大道之行。至是。謂大同論五帝之善。自大道既隱。至是。謂小康論三王之後。今此經云。大道之行也。謂黃帝之。行五帝時也。與三代之英者。英謂英異。并與夏代英異之主。若禹湯文武等。丘未之逮也者。未猶猶及也。言生於周。衰身不及見。上代不能備。知雖然道三代之事。而有志記之。書焉。披覽此書。尚可知於。註大道至言之。正義曰。以下云。禹湯文武成王。

在禹湯之前故為五帝時也云英俊雖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傑倍傑曰聖毛詩傳又云萬人為英是又者志是記識之名古文是古伐之文也云掌四方之志春秋云其善志皆志記之

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睦

不家之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之道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

獨廢疾者比且有所養無置乏也○長

分扶問反註同○分女有歸○與鳥報反

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

必為已故反下周憚大曰反各力刃反又

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而不閉而巳○是謂大同也○疏

遺記此以下說記中之事故此九明五帝時

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指讓而授聖德不私傳

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者曷明不私傳

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黜四凶與

也○勳注鄉大夫云賢者有德行能者有

也○勳注鄉大夫云賢者有德行能者有

也○勳注鄉大夫云賢者有德行能者有

也○勳注鄉大夫云賢者有德行能者有

也○勳注鄉大夫云賢者有德行能者有

欺則用禮成之使信也。若者有過者若亦明也。過罪也。民有罪則川禮以照明之也。刑仁者刑則也。民有仁者用禮賞之。以為則也。講讓者民有爭奪者用禮與民講說之。使推讓也。示民有常者以禮行上五德是示見民下為常法也。然此五德即仁義禮知信也。能明有罪是知也。能講推讓即是禮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者由用也。去罪退之殃禍惡也。若為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執位而衆人必以為禍惡共以罪黜退之。是謂小康者康安也。行禮自衛乃得不去執位及不為衆所殃而比大道為劣故曰小安也。注大人諸侯也。正義曰上既云天下為家是天子之治天下也以大人出及而為禮明大人非天子又云世及復非卿大夫故以為諸侯凡文各有所對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為天子士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文云事君故以大人為卿大夫。註教令之稠其弊則然。正義曰以三王之時教令稠數尚真繁多在不堪其弊則致如此。然謂謀作兵起也。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尚書舜征有苗則五帝有兵今此三王之時而云兵由此起者兵設久矣。但上代之時用之希少時有所用故雖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時言偃復問曰如每事須兵兵起煩教故云兵猶此起也。

言九二十一。

六

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視

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復扶又反。下復問同。相息亮反。注

同。遄市。是故夫禮必本於天。報於地。列於鬼神。

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思者精鬼所歸。神者引物

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

朝聘也。冠古。亂反。朝直。遙反。故聖人以禮示之。

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民知禮則易教。疏言偃

也。正義曰言偃既見去子所云三王得禮則與失禮則亡故云禮之急也。故孔子乃答以禮所用既上以承天之道下

以治民之情不云承地者承天則承地可知。故失之者死。化言失禮則死若禁紂也。得之考生者若禹湯也。引詩。靡風者證人若禮不如速死。此詩。衛文公以禮化其臣子。臣子無禮之不相視也。視鼠有其形。鼠人亦有其形。鼠無禮故賤。人有禮故貴。若人而無禮。何異於鼠。鼠之無禮不能損害人之無禮。傷害更多。故云。明不端死。胡何也。逆疾也。何不疾死。無所侵害。既言無禮則死。又言禮之所起。其本尊大。故云。夫禮必本於天。言聖人制禮必則於天。禮從天出。故云。必本於天。非但本於天。又殺於地。殺效也。言聖人制禮。又效於地。天遠。故言本地。近。故言效。列於鬼神。言聖人制禮。布列於法。於鬼神。謂法於鬼神。以制禮。聖人既法天地。鬼神以制禮。謂制禮以教民。故祀天。煙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之所來之功。二則教民報上之義。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民既知嚴之義。曉達禮喪。有君親知。知嚴上則哀其君。親是曉達喪禮也。祭是享祀君親。既知嚴上則達於祭也。射御是防御供御尊者。人知嚴上則達於射。御冠昏。朝聘是昏有代親之感。人知嚴上則達於射。御冠昏。朝聘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民知嚴上則達於朝聘。在下既曉於此。八者之禮。無教不從。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下既從教。不復為邪。故得而正也。○註聖人至屬也。正義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則天之明者。彼傳云。為昏媾姻亞。杜預云。若衆星之共辰。極也。猶昏媾姻亞。繫於家人云。因地之利者。彼傳云。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是也。云取法度於鬼神者。下文云。降于祖廟。之謂仁義。法度於祖禰之鬼神。下文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以興作器物。是取興作於山川之鬼神也。下文又云。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謂教令由於五祀下者。此五祀之神。始謂中雷門戶。竈行之法。后王制禮。取之以為制度。是取法度於五祀之鬼神也。下文又云。必本於天。殺於地。之後。乃云。祖廟山川五祀。此文。本天效地之下。總云。列於鬼神。則鬼神之文。包此三事。故鄭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云以制禮下教令也者。謂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既降下此禮之教令。以教民。故下文云。殺以降令。又云。命降于社。又云。降于祖廟。又云。降於山川。又云。降于五祀。降則下也。謂法此等之神。以下教令。又祀此等之神。教民。嚴上。故鄭此云。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云。鬼者。精。鬼所歸。神引物而出者。謂之宗廟山川五祀。據其精。鬼歸藏。不知其所。則謂之鬼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五祀。能引出制度。又俱能引出福慶。謂之神也。三

者皆為鬼神故下文云聖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云山川所以備鬼神是山川稱鬼神也皇氏以此鬼神謂宗廟山川五祀其

義非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

道欲行其禮是故之杞把夏后氏而不足徵也也無賢君不

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吾得夏時焉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

作有夏小正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宋穀

也後吾得坤乾焉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坤乾

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觀於二疏言偃至

正義曰言偃既見孔子極言禮故問其禮之終始可得聞不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以下至禮之大成答以所成之事但語

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我欲觀夏道至

以是觀之論被檢工記之書乃知上代之禮運轉之事自夫

禮之初至皆從其初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所

法於前取以行者自昔者先王至皆從其初論昔者未有宮

室火化後聖有作始制宮室炮燔醴酪之事今出取而行之

故云皆從其初但今世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

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自玄酒在室至承天之祐按論今

世祭祀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摠論兩節祭祀獲福之義

自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別論祭之上節薦上古中古之食

并所用之物自然後退而合享至是謂大祥論祭之下節薦

今世之食此禮之大成一句總結上所陳之言也。○我欲觀

夏道者我欲行夏禮故觀其夏道可成以不是故之適於杞

欲觀夏禮而與之成。○而不足徵者徵成也謂杞君闕弱不

堪足與成其夏禮然因往適杞而得夏家四時之書為夏禮

既不可成我又欲觀殷道可成與不是故適宋亦以宋君闕

弱不堪足與成其禮吾得殷之坤乾之書謂得殷家陰陽之

書也其殷之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書吾以二書觀之知上

代以來至於今世特代運轉禮之變通即下云夫禮之初以

註欲行至所成。○正義曰言我欲行夏禮觀此夏

不知非直觀其禮而云觀其所成者以下云而下

禮夏后氏之後。○正義曰案案記云武王下車而

之後於祀又史記云武王伐紂求夏后之後而得之於祀是也。注徵成至成也。正義曰徵者徵為成若有賢君則自然成之當不須孔子而云無與成者以祀是夏後雖有賢君欲成夏禮必須聖

人贊佐若其君之不賢假令孔子欲住贊助終不能舉行夏禮雖助無益故論語云夏禮吾能言之祀不足徵則說之在孔子行之在祀君以祀君不能行故不足與成所以不能行者論語云文獻不足故也。注得陰陽之書。正義曰先言

坤者能氏親易以坤為首故先坤後乾。注觀於二書之意正義曰案孔子以大聖之姿無所不覽故脩春秋贊易道足禮樂明舊章今古贊典無所不載而獨觀此二書始知禮之

運轉者以詩書禮樂多是周代之書皇帝墳典又不論陰陽情運之事而夏之四時之書殷之坤乾之說並載。夫禮前王損益陰陽盛衰故觀此二書以知其上代也。

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蕡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言其物雖質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金甌釋米埋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盞地

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蕡讀為由聲之誤也。曰壺也。謂搏土為桴也。士鼓。堯士為鼓也。潘音煩。桴。卜麥反。注作桴。又作壁。皆阿汚尊。烏華反。注同。一音作烏。杯。步侯反。蕡。依注音由苦對反。又苦怪反。士。塊也。桴音浮。鼓。匪齊側皆反。金本又作

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其復。招之於天。號音反。本亦作臼音蒲。侯反。壻音遍。反。博徒端反。築。徐音徐。及

然後飯腥而苴孰。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直孰取。荀也。徐爭初反。遺。奔戰反。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

則降知氣在上。地。藏。謂葬。故死者北首。首陰也。反。注。生者南鄉。鄉。陽也。比皆從其初。謂今行。疏

夫禮至飲食。正義曰此一節論上代物雖質略以其齊敬。可以致祭神明。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者。從此以下至禮之大

成。皆是二書所見之事。夫者發語之端。禮謂吉禮。此吉禮元。初始諸飲食諸於也。始於飲食者。欲行吉禮。先以飲食為李。

性之效也。○別彼列反。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

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

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

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天地以至於五行其

大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

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量猶分也鬼

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持

治也禮之位實主象天地介撰象陰陽四面之位象四時三

賓象三光夫婦象日月亦是也。柄本又依枋兵命反量音

亮下同畜許又反下同治直吏反麟良人反近附近之近據

七刀反枋薄侯反徐音普疏故入至為畜。正義曰此一

篇反介撰上音界下音尊疏節以前文論人稟天地五行

氣生而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効驗各依文解之。故人

靜應天地之心也者天地高遠在上臨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動

之心也王肅云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

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五行之端也者端猶首也萬物

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氣明仁義禮智信為五行之

首也王云端始用五行者也。食味者人既是天地之心五

行之端故有此下之事也五行各有味人則並食之別聲者

五行各有聲人則含之皆有分別也。被色者五行各有色

人則被之以生也。被色謂人含帶五色而生者也五行有此

三種最為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為五行之端者也然味

十萬二千年也。○范金合土者，范金者謂為形范，以鑄金器。合土者謂和合其土，燒之以作器物。○以為臺榭宮室，滿戶者謂五帝時也。○以炮以燔，以為醴酪及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之屬，亦五帝時也。○皆從其朔者，謂今世所為范金合土，燒炙醴酪之屬，非始造之皆倣法中，古以來故云。皆從其朔。○注孰治万物。正義曰：孰謂亨煮治，謂陶鑄也。○注瓦甒甒及甒大。正義曰：檀弓云：有虞氏之瓦棺，釋器云：甒甒謂之甒。郭注云：甒，樽也。禮器云：君尊瓦甒。又明堂云：泰有虞氏之尊，此等皆燒土為之。○主榭器之所藏也。正義曰：知者案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云：樂器藏焉。爾穀梁云：樂器之所藏也。故玄酒在室，醴醢在尸，粢醢在堂，澄

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案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

禮記

卷二十一

十一

吳佛生

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醢，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醢與盎登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為主人饗神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祐福之言備也。○醢側眼反，粢依注為齊才，細反。注五齊皆同，醢音躄，本或作假古，雅反。祐音戶，案讀音。此故玄至之祐。正義曰：咨之芳斂反，徐音汎，盎鳥浪反。此一節明祭祀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之所陳之處。○玄酒在室者，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此醴醢在尸，醴謂醴齊，醢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尸，故云醴醢在尸。皇氏云：醴在戶，內醢在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玄酒南，醴齊北，雖無文約之可知也。以熊氏崔氏並云：此據禘祭用四齊不用泛齊也。○案醢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尸，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煮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躄以實其鼎，宰鼎而入，設於

但中古之時飲食質略雖有火化其時未有金甌也其燔黍
俾豚者燔黍者以水挑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
燔黍或俾折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故云俾豚○汗尊
而抔飲者謂鑿地汙下而盛酒故云汗尊以手掬之而飲故
云抔飲黃梓者又博土古為梓皇氏云梓謂擊鼓之物故云
黃梓○土鼓築土為鼓故云上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
神者言上來之物非但可以事生若如也言猶如此亦可以
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享德不享味也○注中古至鼓也
正義曰伏犧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
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
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蒼牙則伏犧也昌則文王也孔
則孔子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若
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
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亦不同者以其文
各有所對故土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知者
以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
為蜡是報田之祭伊耆氏始為蜡則於時始為田也今此云
黃梓土鼓故知此謂神農也黃讀為田者以經中黃字乃是
草名不可為梓梓與土鼓相連由是土之流類故讀為由
塢也廣雅文至鼓築土為鼓者以與汗尊抔飲相連貴尚質

凡九二一

十

素故知築土為鼓周禮極文而不兩也故杜注周禮籥章云
以瓦為瓦不須築土或以為梓則搏拊也謂搏土為搏拊以
手擊之而為樂其築土為鼓故言築土順經文也經云禮之初
始諸飲食謂祭祀之禮故始諸飲食其人情之禮起則遠矣
故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是
也○及其至其初○正義曰上古質素此言後世漸文
謂五帝以下至於三王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告曰
畢其復者謂其面告天曰畢畢引聲之言其謂死者名今其
反復魄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
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首孰者至欲葬設遣
奠之時而用苞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脩火化之利也熊
氏云并屋而号為五帝時或為三王時皇氏云中古也中古
未有宮室皇說非也○故天望而地藏也者○天望謂始死
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身魄則降知氣在上
者覆釋所以天望地藏之意所以也藏者由身魄則降故也
故以天望招之於天由知氣在上故也○故死者北首生者
南知者北首歸陽也○皆從其初者謂今世飯腥死者既
歸陰則生者南鄉歸陽也○皆從其初者謂今世飯腥死者既
與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之等非是今時始為此事皆取法於

階下南井陳之俎豆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故云備其鼎
俎案少牢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
東方堂序西面北上皆設于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
瑟在堂而登歌故書去樽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鐘歌磬者
堂下之樂則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鐘歌磬亦
在堂下。○備其祝嘏者祝謂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
之辭致福而嘏主人也。謂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上神謂在
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云親謂之
先祖協句而言之分而為二月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
也。○以正君臣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
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以篤父子者祭統云尸南面父北
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睦兄弟者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
穆齒特物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以睦兄弟也。以
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鄉尸飲七以玉爵獻
大夫是也。○夫婦有所者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
夫婦交相致爵是也。○是謂承天之祜者言行上事待所則
此受天之祜福也。○注此言至備也。正義曰今禮饌具所
因於古者此文酒在室及下作其祝號并然後退而合享皆
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醢儀牲之屬是饌具也用古玄酒醴醢
是所以因於古故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也云及其事義考

從玄酒以下至其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以下至承天
天之祜是義也云案讀為齊者案爾雅云案稷也作酒用黍
不用稷故知案當為齊聲相近而致誤引周禮五齊者是酒
正文也鄭注云泛者盛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
醪也成而汁澤相持如今佳酒矣蓋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薄
白色如今膏曰矣纒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
沈如今造青矣云醴與盎並與沈蓋同物者以酒正文醴纒
之間有盎此醴纒之間有醴又周禮纒齊之下有沈齊此纒
齊之下有澄齊故云纒與盎並與沈蓋同物也案此注蓋是
沈齊案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故趙商疑而致問鄭
答之云此本不誤轉寫為盎澄字耳如鄭所答是轉寫酒正之
文誤益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
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室下示民不淫也注云注酒也
文以澄為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云禮運云醴醢醢醢
客是一物皆不言酒故准其意澄為沈齊酒為三酒坊記云
醴也醢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
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醴酒醢酒五齊亦言酒則澄酒是沈齊
也是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為三酒之中清酒也是與禮運
不異也云奠之不同重古略近者奠之或在室或在堂或
在下是不同處古酒於室近酒奠於堂或奠於下是重古

略近云祝况爲主人饗神辭者案特牲少年禮云祝稱孝孫
某用薦歲率于皇相伯其尚饗是祝爲主人饗神辭云嘏祝
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者此下云嘏以慈告詩卜雅云錫尔
紼緌子孫其謀是致福於主人之辭也云祐福也者釋詁文
氏云周禮太社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
醴齊饋食王酌醴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上與
再獻后酌醴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上與
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人
齊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
醴齊在戶案醴齊在堂登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
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知祫
禮也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然祫以下至四時祭皆通
用也二齊醴齊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齊而已
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醴齊后亦
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用醴齊亦尊相因也諸
侯爲賓亦酌醴齊三酒同於祫三酒所常同不差者三酒本
爲王以下飲故尊卑自有常依尊卑之常不得有降祫祫時
祭本明所用物有多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也魯及王者之

卷之二

十四

後大洽所用與五帝之禮同告禘與王四時同用三酒亦同
於王侯伯子男於祫皆用二齊醴齊而已三酒則並用二
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醴齊朝獻君還
酌醴齊再獻夫人酌醴齊諸臣爲賓酌醴齊尸酢君夫人
用昔酒酌諸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
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盞鄭云謂朝事時也又云君親割牲
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孰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
薦盞爲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醴齊以醑
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
禮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酒鄉大夫之祭酌奠皆用酒其祫
禘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
多丞朝獻用兩著尊饋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
盛之盞齊醴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
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肆彝
尊其明水玄酒之酒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且王服袞
冕而入尸亦袞冕入在後備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
迎尸所以別尊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六司樂云凡樂園
鐘爲宮九變而降入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裸當灌
之時幾尸皆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齊也小宰注云尸

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津三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軍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駢犧案逸禮云設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在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尸西南面其主在左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脀皆燎于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王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土乃洗肝於鬯鬯而燔之以制於王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爵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齊以獻尸是也后薦饌獻之豆邊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罍



禮記卷二十一

獻尸為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酌尸為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酌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邊尸酌酢主人王人受授王所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酌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玉爵酌獻也為賓者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孤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崔氏以為后獻皆用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內宰云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瑤爵謂

知此璧角璧散其義非也其滌祭所用四齊者禘祭齊盛以犧尊醴齊沈齊盛以象尊王朝踐用用盎齊王饋獻用醴齊后亞獻用沈齊尸卒食踐醴齊后酌尸因饋食沈齊諸臣為賓獻亦用降神之樂熊氏以為大祭皆有三始有降神之

者皆就其廟祭之其餘皆如禘祭之禮天子時
春夏用犧尊盛醴齊用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

壺尊盛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兩者
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唯兩

而已前已備釋也時祭唯用二齊其諸侯用齊及酒皆視天
子具如前說其魯及王者之後皆九獻其行之法與天子同

侯伯七獻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獻於九獻之中禮二故為
七獻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

也子男五獻者亦以薦腥饋孰一君皆不獻醑尸之時君但
一獻而已九獻之中去其四故為五此皆崔氏之說今案特

牲少牢尸食之後主人主婦及賓備行三獻主婦因獻而得
受醑今子男尸食之後但得一獻夫人不得受醑不如此卿大

夫理亦不通蓋子男饋孰以前君與夫人並無獻也食後行
三獻通二灌為五也禮器所云自據侯伯七獻之制也一日

戶醑侯伯子男亦用所獻之齊也。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

毛腥其俎孰其殺與其越席疏布以寡衣其

澣帛醴醖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

嘉魂魄是謂合莫

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
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

祗號四曰社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者所以尊神聖物也
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右也孰其殺

謂解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注於中古也越席藟蒲也寡覆
尊也澣帛練紵以為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

無莫。祝之六反徐之反。同殺本或作肴尸交反越席
音活注同字書作越杜元凱云結草募本又作窳同莫歷反

衣其於既反澣戶管反示號音祗本又作氏盛音告
稷大音大下大史同爛似廉反染如豔反又如淡反也音

然後退而合其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

邊豆鏹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

此謂

此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俎也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

為善也如小鼎。舊音衡別彼列反下文同。此禮之大成

也

禮解

疏

作其祝号至是謂合莫。正義曰此一
節明祭祀用上古中古之法也玄酒以

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孰其殺以下用中古也
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史祝稱之以告
鬼神故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
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薦
其血毛者亦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孰其殺
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孰其殺
骨解也。孰謂以湯爛之。以其所爛骨解進於尸前也。與
越帝至。幹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浦席。疏布謂簾布。若依
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
也。比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布
也。衣其幹帛者。謂祭服練帛染而為之。醴醢以獻者。朝踐
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醢。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案特
牲之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此君
薦之用炙也。夫人薦用燔。是也。皇氏云。燔謂薦孰之時。燔蕭
合馨。燔知不然者。案詩楚茨云。或燔或炙。鄭云。燔燔肉也。炙
肝炙也。則知此燔炙亦然。皇說非也。君與夫人交獻。第一君
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
獻也。以嘉魂魄者。謂設此在上。祭禮之禮。所以嘉善於死
者之魂魄。是謂合真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
得生者嘉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但禮運之作

禮記

卷之

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為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
道。其言雖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
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注
周禮至無莫。正義曰。案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注若
皇天上帝。二曰鬼號。注若皇祖。三曰人號。注若人。四曰
四曰日性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五曰壺號。若稷曰明。六曰
號。若幣曰量。幣是也。云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云其神號。鬼號
祇號。是尊神也。牲號。齋號。幣號。是顯物也。云其神號。鬼號
而腥之者。案士喪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兩肩兩肱并脊
凡七解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兩肩兩肱并脊
而尸是解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兩肩兩肱并脊
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為始之時。皆解
知腥。其俎之時。豚解云。孰其殺謂解。解者。解則特
牲。小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老是由案。特牲。九解。有一臂二膞
三肱。四路。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脊。九少牢。則一臂
加以腥。脊代骨。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解。此孰其殺謂解。解
解。訖以湯爛之。不全孰。法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爛祭。祭
為祭服者。此亦異代禮也。周禮曰。上通無莫者。孝經緯。文
玉。源云。士不衣織云。孝經說曰。上通無莫者。孝經緯。文

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為虛無正本元字
作無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然後至大祥。正義曰論祭
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未獻賓并祭竟燕飲饗食賓客兄弟
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爛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鄰爛
肉更合亨之今孰振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古舛其餘不載者
及左舛等亦於饗中亨者之故云合亨舛其犬豕牛羊者亨
之既孰乃舛別骨之貴賤以為眾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
舛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之貴賤以為眾俎知非尸前正俎
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未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
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為祭未饗燕之眾俎
也實其蓋蓋邊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邊豆
亦兼塚賓客及兀弟之等故特牲少牢賓及眾賓兄弟之等
皆有邊豆及俎是也。祝以孝告報以慈告者此論祭祀祝
嘏之辭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
歲事于皇祖伯某以其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
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丞致多福無疆于女
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丁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
之是假以慈告言祝嘏於時以神之恩慈而告主人。是謂
大祥者祥善也謂饋食之時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故為
大祥。注各首其義者。正義曰首猶本也孝子告神以孝

為首神告孝子以慈為。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
首各本祝嘏之義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

道幽厲傷之吾全魯何適矣。政亂禮失以為魯尚
道幽厲傷之吾全魯何適矣。於音烏乎好如

反舍音捨下。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非猶
舍禮皆同。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非猶

魯之郊牛口傷麗鼠食其角又有四十郊不從是周公
魯之郊牛口傷麗鼠食其角又有四十郊不從是周公

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禘大計反麗音芳。疏
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禘大計反麗音芳。疏

孔子至適矣。正義曰此明孔子歎意前始發歎未言自歎
孔子至適矣。正義曰此明孔子歎意前始發歎未言自歎

之意子游有問即隨問而荅荅事既畢故更述其所懷嗚呼
之意子游有問即隨問而荅荅事既畢故更述其所懷嗚呼

哀哉是傷歎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
哀哉是傷歎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

禮儀法則無可觀瞻唯魯國稍可吾捨此魯國更向之適而
禮儀法則無可觀瞻唯魯國稍可吾捨此魯國更向之適而

觀禮乎言魯國尚愈愈勝也言尚勝於餘國故韓宣子適魯
觀禮乎言魯國尚愈愈勝也言尚勝於餘國故韓宣子適魯

云周禮盡在魯矣。魯之郊禘至其衰矣。注非猶至與
云周禮盡在魯矣。魯之郊禘至其衰矣。注非猶至與

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注非猶至與
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注非猶至與

之。正義曰郊牛口傷宣三年經文躋鼠食其名成七年經
之。正義曰郊牛口傷宣三年經文躋鼠食其名成七年經

文四卜郊不從僖三十一年經文言子孫不能承。祀之郊
文四卜郊不從僖三十一年經文言子孫不能承。祀之郊

奉興行周公之道故致使郊牛有害卜郊不從。祀之郊
奉興行周公之道故致使郊牛有害卜郊不從。祀之郊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

子孫所當守。契息列反。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

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

然。○**疏**。把之至守也。○正義曰。把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

祭法云。夏郊。殷穀。郊。冥。今把郊。禹宋郊。契者。以殷冥之德薄

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祝嘏。至大假。○正義曰。言天

子諸侯所祭之時。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王

人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是謂大假。假大也。既

不敢易。法是於禮法大中之大。謂大之極也。○注。假亦至

不然。○正義曰。候大也。釋詁文。以經既有大字。故云。假亦大

也。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為善。故上文承天之祐。次文

是謂合莫。又次云。是謂大祥。又次文。是謂大假。皆論其善也。

所以論其善者。將欲論其惡。故也。鄭云。將言。今不然。今謂孔

子之時也。禮廢政壞。不如大祥大假之等。自此以下。皆論

今時之惡。故下云。是謂幽國。○祝嘏。詳說藏於宗。祝巫史

非禮也。是謂幽國。也。國閭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疏**

祝嘏至國。○正義曰。謂王人之辭。告神。嘏謂尸之辭。致福告於

主人。皆從古法。依舊禮。辭說當須以法用之。於國。今乃棄去不

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而國

之君臣。祇聞今日祝嘏之辭。不知古禮。禮說當是君臣俱聞。故

云。是謂幽國。○**酸**。卒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也。○**疏**

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

器而已。○**醯**。卒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也。○**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大夫以下稱家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冕弁是朝廷之尊服氏
華是國家防衛之器而大夫私家藏之故云非禮也。是謂
脅君脅劫脅也私藏公物。大夫具宮祭器不假聲

則見此君恒被臣之劫脅。大夫具宮祭器不假聲

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臣之奢富擬於國君則

官事不攝焉得儉。疏大夫至亂國。正義曰大夫具官

儼音擬焉於慶反。疏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

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是如君

也故孔子譏管仲云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祭器不假者

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

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

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聲祭

皆具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

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

非禮也者若大夫並為上事則為非禮也。是謂亂國者大

夫為此上諸事與君相。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

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

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

國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

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期居其反朝

直遙反注同或與僕相息亮反。讀如字則連下為句等輩

下內。疏故仕至同國。正義曰仕於公曰臣者公是諸侯

賤之辭而曰臣自賤退也。仕於家曰僕者謂卿大夫之僕

又賤於臣若仕於大夫之家即自稱曰僕也。更卑賤也三年

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者若君有喪昏則恒在於國不歸

臣有喪昏則歸嚮家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也故云期不使。

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者今臣之有喪乃不

致事身著衰裳而入君朝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

輩是為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者君之喪昏而在國臣

有喪昏而不歸家亦在國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卿大夫與

僕雜居且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與

夫與僕雜居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故天子有

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

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泰伯之弟鉞出

奔晉刺其有干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鉞其廉反又祗廉反乘時證反

故天子適諸侯必

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

紀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

君勇反後拱持同。諸侯非問疾乎喪而入諸臣之家是

謂君臣為誑無故而相之是戲誑也陳靈公與孔窈儀

本又作寧案左傳作寧公羊作寧各依字疏故天子至為

讀父音甫數色角反取衽申志反又如字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者案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是也

以處其子孫者謂子孫若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直食

邑於畿內也。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者謂諸侯子孫封為

卿大夫若有其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

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大夫有采地以處其

子孫者大夫位卑不合割其采地以處子孫但大夫以采地

之祿養其子孫故云以處其子孫然從是謂幽國以下皆論

其臣惡今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善考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

日則不然謂今惡起文故云是謂制度非論今日之好故注

云言今不言然也。汪昭元至母弟。正義曰此所引春秋

昭元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証諸侯有國與子孫之義議秦伯

不然也。注陳靈至衽焉。正義曰此宣十年左傳文陳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公謂孔寧儀行父

曰徵舒似女行父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殿射而

殺之二子奔楚後取殺。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

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

政安君也

疾今失礼如此為言礼之大義也柄所操以

直更反下文注以治事同為于偽故政不正則君位

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

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

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疢國又為言

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疢病也倍步內反疏是故至君也

經疾時失禮致此在上禍敗之事故言禮之大義禮者君之

大柄者言入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所以

別顯明微者此以下亦並明用禮為柄之事使寡婦不夜哭

是別嫌君子表微是明微也。備鬼神者以接賓以禮曰備

以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備鬼神也。考制度者考成也

制度謂廣狹丈尺以禮成之也。別仁義者仁生義殺各使

中禮有分別也。所以治政安君也者用禮為柄如前諸事

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存故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大

臣至俗救。正義曰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也。或

有屢諫不聽皆越開倍君而去。小臣竊者小臣士以下竊

者盜也。取間位卑但為竊盜府庫之事。刑肅而俗敝則法

無常者肅駿急也。敝周殘也。君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

愚君无奈此何唯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

云俗敝俗敝刑肅故法教無常。注肅駿也疢病也。正義

曰案釋古文云肅駿俱訓為疾是肅為駿也釋古文又云疢

病也疢國者君既危於上臣又叛於下刑肅嚴重風俗凋敝

皆國之病。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於此又遂為

故云疢國。謂輝光於外而形跡不見若日月

星辰之神。輝音暉見賢遍反。是故夫政必本於

天殺以降命。降下也殺天之氣以下殺令天有運移之

命降于社之謂殺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

物生。會。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祖下者大

古外反。降于山川之謂殺山川。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

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降於五祀

之謂制度。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也五祀有中霽。此聖人

所以藏身之固也。政之行如此何用。疏。故政至固也

節以上文云政之不正則國亂君危此則廣言政之大理本

於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而來所來所重故君用之得藏身

此言則五祀神者謂初造五祀之神此人造五祀有其制度
後王法此人之神更爲制度此人造五祀非五祀本神也其
五祀亦自然有其虛無之神非後王所取法也故此不言之
○注政之至之爲○正義曰言政之行若能如此法天陰陽
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之祖廟而行仁義法
之山川五祀而爲興作制度若能如此則民懷其德禍害不
來何所防禦故云何用城郭溝
池之爲言不用城郭溝地也

附釋音禮記註疏卷第二十一

